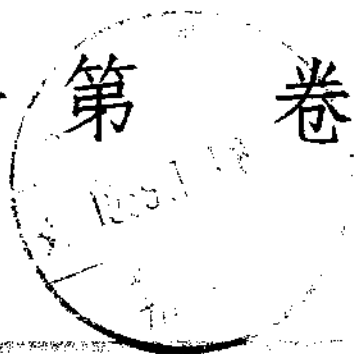


刊 月 文 菽

期 一 第 卷 二 第



老子的出發	費含章
一個說話人的自白	傅彥長
詩二家	吳我軍·徐禮容
德才媽	徐禮容
法蘭西名詩抄	祝啟
懷霜樓隨筆	王汝翁
第一天的工作	盧文希
船·星光·太湖	薛婉孌
吳鄉客及其他(法蒲特雷耶)	M·R
李笠翁雋語錄	黎曉香
鄉居夜課圖	潘羣芳
黃昏	白遠桐
新土耳其	天游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一 十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南風

新文月刊

二十八年十一月

第二卷 第一期

目次

老子的出發

費含章 四八一

一個說話人的自白

傅彥長 四八四

詩二家

吳我軍·徐禮容 四八九

德才媽

徐禮容 四九一

法蘭西名詩抄

祝敵 四九五

(續見後頁)

編輯人 吳 尙 志

發行者 商務出版社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
三百八十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頤若之存

本刊歡迎文藝各方面之創作與翻譯。稿件一經採用，薄酬當即奉上；不用稿，在半個月內寄還。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中國圖書雜誌公司轉南風月刊社。

(續自前頁)

懷霜樓隨筆

王汝翁 四九九

第一天的工作

盧文希 五〇三

船·星光·太湖

薛婉嬌 五一〇

異鄉客及其他(法蒲特雷耶)

M·R 五一四

李笠翁雋話錄

黎婉香 五一七

鄉居夜課圖

潘羣芳 五二二

黃昏

白遠桐 五二五

新土耳其

天游 五四五

廣告刊例

封底	全面	二百元
雙色	一百六十元	
單色	一百六十元	
封面裏	封底裏	
全面	一百元	
半面	六十元	

南風 第二卷 第一期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郵費照加)

每期	一角五分
每卷	八角
每年	一元五角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雜誌登記證C四九六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雜誌登記證在呈請中

老子的出發

Paul Gaudel 作
費含章 譯

老子活到上年紀時，走向那條通到西方去的大道路口，明天他要穿過這個關口，不再在人間出現了！他向鎮守邊疆的長官告別辭行，在兩人飲茶敘談的當兒，哲人讚頌道尹的德政道：

老子的出發

『我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消磨了我的歲月，在這裏所能聽見的只是田舍翁的泥腿踏在水潭裏，滲和着他們的汗液，灌溉田畝的聲音。可是我却欣賞那座給自然景象環繞受着清氣吹拂的山嶺！你的治下人民都安

心地享受到平靜的愉快和勞動的利益；因為山裏的居民們都像一個旅行者跨下的畜生一般，牠是俯首帖耳地馱着一切的負載。』

——但是，道尹說道，你是連馬都沒有騎呀，我只看見有兩頭負着很重東西的牲口跟在你的後面。』

——我到今天才知道，哲人答道，我所經過的路程都是困苦的，要是一頭牲口決定馱負不動，所以我特地要來拜托大人幫忙一下，那兩頭牲口背上所馱的決不

是你大人想像中的以爲是我要去結交外國人的禮物。哎！這不過是些書囊罷了，是我從開始文學巡禮起所寫下的許多書本，或不如說是一條用白紙鋪成的狹路，從我青年時代起用我的脚步所留下的黑跡而已。爲什麼看見了這些牲口背脊上所驮着的我的文學路程的重量，加上了牠們脚下所走過的路程而就要喫驚呢？若使我牽引牠們一同走，恐怕關吏是永不能把它們檢查完畢而我耽心不能過關的了。」

——那未要我怎樣辦好呢？道尹問道，我的屋子小得很，放不下這許多紙張。」

——大人只消預備一支毛筆和一本小冊子，把這每部著作的名字抄寫下來，註明著作的日期，再用一根秤，秤好重量；計算厚薄及頁數，填在製就的表格上之後；等一天有大風的日子，掃集起一大堆松樹的枯枝，點上

一蓬火，把兩大袋的書付之一炬得了。好在橫在我面前的是一條活的道路，也就是一般人所常聽見我說過的所謂「道」，你難道還要我依戀着那些骸骨屍首做甚？我聽見人家講過一個征服者焚燒他的船隻的故事，我呢不單是燒我的船，我要把我所走過的路程都付之一炬。」

——什麼，這多少的字句，多少的意識，多少的感覺，一點都不讓它留下來嗎？」

——老子回答道，你說一點都不留下來嗎？不，書名是可以留下來的。你的父母所遺留下來也不過是寫在牌位上的他們的姓名罷了，是不是？對於書也正同樣，只要我們知道它的題名，當我們拿在手裏，從表面上流覽一下，我們只要領略到其中的要綱，一個內行的人就會認識他的內容精神，其他剩餘的有什麼用處呢？

——道尹道，從前有一個皇帝是曾經這樣做過，他把聖賢的書籍都燒光了。

——老子道，我的朋友孔夫子，他曾經斥責過他，但是那位皇上要不是爲了盡他的責任把它作爲祭蒼天的一種犧牲以外，他還有什麼其他的用意嗎？那些用空氣及津液所製成的言語不都是屬於風的嗎？還有那些黑的字，都是從它們自身的重量離解出來的，除了使它們變成爲灰燼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嗎？

——我就照你的要求做去，道尹說道，但是你在人類精神上所留下的紀念未免太輕微了。

——一個失去了的朋友能夠留下多少東西呢？老子說，那決不是關於他的詳盡的傳記，而只是一段家庭的軼事，一句破碎的辭句，一種簡單音調，便會叫人把他重新復活轉來。正好像目前的情境一樣，你是很清楚地

看得出我的臉上劃出許多時代影子的線條。……但是到了明天，我旋轉身去，你只能看見我的輪廓和姿態。當我到了那高處小寺中，在第一個轉灣時，你還可約略看得出我向你的友情的姿勢。到了後來只能看見一團白的影子。再到上面去，你什麼也看不見了，至多可以看見我的腳底下的黃草在搖動。再到後來你用耳朵仔細聽，或者還有些聲息，那是我的腳跟摔落一塊石子滾到山谷裏去的迴聲。

——在那路口，道尹問道，有一陣薄烟，這個高升至天空輕霧般的是什麼東西？

老子說道：『那是我的一雙草鞋，我因爲沒有用處就把它燒掉了；那是我旅行時所穿過的草鞋，我把它獻給山神當作犧牲祭品了。』

一個說話人的自白

傅彥長

上天如果的確能夠創造人類，那末最偉大的一個現象，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了。我沒有到過大人物所集中的地方，我的不會去說這一羣人物所習慣了的話，這是不足為奇的。從另一方面去看，就是不顧形式，只讓我把我自己一個人要說的話，說了出來，或者也是讚美上天的一個方式吧。

我只是一個平常的說話人。我也有被上天所顯示的一部分，就是人類最偉大的一個現象之中的一部分，你總不至於以為我在說什麼大話吧。即使現在你應許我隨隨便便地

說了出來，我也不至於只顧自己，而把你在聽我說話的一個現象，所謂你並不是我這一個現象完全置之不理的。

同你一樣，我以前曾經在幾個被指定了的形式之中受過訓練。第一次的事情是這樣的，在十四歲之前，我所受到的一種形式，要對一個長輩女人不去理會她，關於這一件事情我很乖巧地做得很完備。有一天，就是我在十四歲時候的某一天，一個鄰居的中年女人向我宣傳一種新的真理了。她說：「你對這一個長輩女人，為什麼不去理會她？」

「她是一個不好的女人。」我一副一本正經的面孔，以爲這一個中年女人還沒有知道她是一個不好的女人。我自以爲這是人人應該知道的一件事情。可是出於意料之外的話，又從這一個中年女人的口中說了出來：

「她待你很好，你知道嗎？我比你歲數大得多，現在這幾句話，對於你這一種將來很有希望的大人物是很有用處的。你應該報恩，她待你很好。」

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你是早已知道的了。我後來雖則爲了這一個長輩女人在自己家庭的是非之場上全身披掛地打了好幾次仗，可是我依舊敗退了下來。這一個長輩女人並不輕視我的沒有成就，她快要死去的時候，很抱歉地對着我說：

「真對不起，我沒有什麼東西傳給你。」
在這當口，我也很抱憾地說：

「你白等了這幾十年，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報效。」我現在還活着，依舊同以前一樣地沒有出息。我決不自以爲有什麼比別人大大不同的本領，因爲即使是大本領的話，也必同時會有若干人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做了出來的。我現在要說的話，只是上天所賦予的一個現象，所以你不用不着大驚小怪。

大人物無不在已經成爲一個形式的局面之中一天天活了下去，我的不顧形式並沒有使我完全與任何形式脫離了關係。我參加過的某幾種並無成就的局面，你聽我說過好幾遍了。現在還有一件事情，或者也是我以前曾經說過了。好幾遍的話，不過今天的情緒與以前的很有一些不同，你聽下去的時候，就會感到的。

十五年前，你知道我也曾經在舊金山上過岸。別人從那裏回來的當口，無不像一個戴了頂子的人。的確別人到那

裏去是找一個頂子，把它戴在頭上。獨有我，當然也有幾個別人，就在那時受到了上天的恩惠。我知道人類最偉大的一個現象，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人類所自鳴得意的理想，恰巧與上天的恩惠相反，他們以為每一個人只須努力下去，在一個被指定的形式之中，大家都一定是一樣的大人物了。他們未嘗不知道每一種形式裏面只應許有一個最完全的大人物高高地在上，好像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元首，一個商店只有一個老闆之類，可是他們總要交代出一種人人就是堯舜的原則，我就以為這是一件不需要的事情。你知道我是並不想做一個堯或舜的人。你想，即使把這一件事情做到了，也不過等於有幾百萬個人到過上海的行爲一樣，這是不足爲奇的。現在我要說的，正不是我與你都在上海這一件一樣的事情，而是我與你二人之間有何不同的話。你愈聽下去，你將愈加知道我的不是你。

別人正在舊金山忙碌着去做戴頂子的預備工作了，那末我做些什麼事情呢？說來也有一些奇怪，信不信由你，我每天在旅館的自己臥室裏面洗滌着一個個五角一種的美金。我的自己臥室裏面，有一個裝好了自來水龍頭的面盆，你是已經知道了的吧，就在這一個面盆裏面，我把我所僅有的這幾個美金，都是五角一種的，洗了又洗，使它們一個個都大放光明。一二天之後，我連一個美金（就是這只值五角一種的美金）也沒有了，我心緒的惡劣，你當然就在這時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吧。我滿街亂走，一部大貨車撞倒了我，它在我的身上滾了過去。我沒有死，而且也沒有受傷。我當時想，我在上海時候，吃一碗老米飯總不至於有什麼問題的吧，而那時卻在舊金山街上看了玻璃窗裏面的食物大出其神。

就在這一二天之內，我在大街上與一個中國水手莫名其妙地做了好朋友，我住在他的的一個房間裏面。他會燒飯菜，

所以我又吃了他好幾天。我沒有戴什麼頂子就從舊金山回到上海來了。順便我要告訴你，你知道我在有一個時期以內是很歡喜音樂的。有幾個好朋友曾經在我的面前提議，要我在舊金山學習外國人的吹打。我在舊金山時候，也的確想去學習一些什麼，以便自己在別人面前也有一技之長可以表現一番。當我把這一節下情向一個前輩留學生說出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看了我一下子，以後他纔說出了這樣的幾句話：

「你這樣歲數大，還想學習什麼吹打嗎？這裏的平凡人都把藝術家目爲不上檯面的人物。以前中國人的好男子是不當兵的，而現在這裏的平凡人，卻把吹打手作爲沒有出息的生意經。」

這一位前輩留學生在這裏已經戴到了紅頂子，正在等待着從國內一路吹打而來的歡迎電報。他看不起沒有出息

的生意經，雖則不能說服了我，可是我的歲數太大，無從再去學習吹打的話，這問題倒是真實的，毫無虛假。你知道每一個人應該出門看天氣，進門看面孔的。我以前在舊金山的時候，除去感到了貧困的沒有什麼滋味之外，實在是一無所得。

你以爲我對於光陰，沒有痛痛快快地利用着它嗎？其實這也是上天所能顯示的一部分。如果人類沒有所謂貧困，我們早已在一個被指定的形式之中大家一模一樣地生活着了。我與你不同，你又與另外一個人不同，照此類推。只有在一個被指定的形式之中，我們纔有一種種習慣了的禮節，這一個人看得起那一個人，那一個人又看得起這一個人，彼此禮讓往來，各不短欠什麼，我不知道你究竟如何？至於我，人家目我爲非其族類的時候，我是不去計較的，因爲這正是上天所能賦予每一個人的恩惠了。關於這一點，我的家庭曾經用了許多預備工作想把我大大地訓練，想法與這一種上天所顯

示的恩惠全部脫離關係，同他們都變為一模一樣的成器者。我的沒有守住他們所指定了的形式，而與一個長輩女人去作對的事情，你是已經知道了的。不過在形式上，我有時還要使她感到不舒服。記得有一次，我須在某種形式之下，向另外一個長輩女人去叩頭。那個鄰居的中年女人又來向我宣傳一種新的真理了。她說：

「你的家庭把你養到這樣大，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不可隨便去叩頭，叩一個頭是有價錢的，至少也應該給你一百元。」

向另外一個長輩女人叩過了頭之後，我接收了大洋二元。這等於說，我已經承認了某一種形式，而且在這一張不平

等條約上面打下了我的手印，我已經把我應該享有的若干權利完全放棄了。你應該知道，這一個長輩女人的貧困（她在我的家庭裏面最爲貧困），使我明白了上天是並不歡喜一個任何被指定了的形式反對上天的恩惠，纔是人類的真正工作。這一個長輩女人如果並不貧困的話，我一定會依照着她所歡喜的形式去做事情，我當然不會向另外一個長輩女人去做叩頭工作的。

你，疲倦了嗎？好在今天我的說話是可有可無的，就此不說什麼話也可以。我以後與你如果還有非常像今天一樣的場面，再告訴你關於我的一些別的事情吧！

詩二家

冬夜絮語

吳我軍

你且坐下喝杯溫茶，

夜深露重，窗外已在飄着雪花。

你的手這樣的冰冷，

你的臂上又多了幾處癢疤。

你爲什麼哭？

哭壞了粉頰。你媽媽又要罵。

你還沒有吃晚飯是不是？

且先喝杯燒酒，再將飯咽下。

你停箸凝視着窗外看什麼？

那兒是燈紅酒綠，醉倒了行尸走肉；

那兒是啼飢號寒，凍死了街頭老丐。

那兒的紅光是砲火不是晚霞；

那兒的黑域是戰場不是人家。

息息罷，伸直你疲乏了的腿。

睡罷，今夜不至東奔西跑。
你爲什麼還在哭？
癢疤疼是不是？

我替你撫摸你睡罷！
你看窗外已在飄着雪花。

山居小景

她不染一點城市的煩擾氣，
她只襯些幽篁蒼蔭和青溪；
崗上畫着的牛羣呵，
自在地吃牠的綠草，

徐禮容

山後傳來一片擣衣聲，
驚醒了幽篁里的鳥。

我溜過山門，
效杖頭的錢串，
酒，澆爛了愁，
却澆不掉凝固的鏽，
哼支俚歌……
收了屋脊上的煙縷，
漸漸籠暗的鱗雲
擁抱着古剎的樓頭。

德才媽

徐禮容

「二月十八日夜裏亥時……」

這是個可怕的日子，可咀咒的時辰，一腔傷心淚流滿了枕頭的一夜，悲慘的因子，種下了深深的根，一幅灰色的畫圖，在她的面前展開，日子真難捱，尤其捱過了節日，上坟的節日。這幾夜常常聞到鬼夜哭，那唧唧啾啾的啼聲，悚人毛髮，在寒夜的冷風裏聲聲遠去，然而每個無神論者，以為是白鷺的哀鳴，孤雁的悲嘶，總是處之漠然；但是在她底心裏，偏認定是鬼夜哭，那輪下的苦鬼，那寂寞的孤魂，誰不是眼巴巴的望着陽

世的人去招拯的，在這幾天裏。——是吓！今天便是個鬼節——清明節。

還好，不是個陰暗的天氣，朝陽故意破涕為笑似的連跑帶跳從東方升上來，初醒的鳥兒們也強顏歡笑似的吱吱喳喳在枝頭唱着，喝過酒的人們，緋紅着臉從街心的巍巍的牌坊下溜來溜去，飄着花白鬍子的老頭兒攜着孩子們，一羣一羣的，往野外去踏青，翠袖的姑娘們，手裏提着一串串的冥錠，都從巍巍的牌坊下拐過；有的已經拜祖回來了，手裏捧着一

東東的鮮花，映山紅，杜鵑花，牯牛花，綉球花，還有還有青青的楊柳圈，撞在孩子的脖子上，無論老的少的臉上都掛着嘻笑，青的柳，紅的花，綠的衣裳，都氤氳在柔煦的微風裏，明朗的陽光中；家家戶戶的門環上，也插着一兩枝青青的柳——從遠去似乎吹來陣陣鬱金花的香味。

是的，那一串串冥錠，一串串的，也許一仟，兩仟，三仟……

那麼銀光光的在微風裏飄着，都在德才媽的眼前掠過。

「吓！冥錠！銀子！陰世的鬼又夠受用了……」

然而然而德才媽却不由的滾下淚來，這時，她正抱着主人的三歲的小女孩坐在門口階沿石上給小女孩餵粥，她沒半點疏忽，口口的給她餵，那麼有節奏似的。雖然街上有着許多紅紅綠綠的影子在她底眼前浮動。

德才媽，今年五十八歲了，她來到這城裏，也有四十二年；她嫁過來的時候，這城裏是很冷靜的，房子沒有現在的多。

丈夫是做裱畫行業，那時，因為城裏的裱畫店只有他一家，而且老板的裱糊手藝不差，生意多麼興隆！「裱妝齋，裱妝齋」這店號說得遐邇皆知，無論是城裏的或鄉下的士紳，有畫都得拿這裏來裱。白天，德才媽忙着洗破畫，丈夫忙着削畫軸，糊畫紙，倆夫妻都忙得沒些空，賺來的錢，倆夫妻逢到過年過節時候都得挺豐盛的大吃一頓，夫妻一對，過着快活的日子。

他們還有個兒子，就是德才了，這孩子塊頭很大，倒有着獅子般的體魄，胆量又很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這孩子是個傻瓜，是笨拙不過的，而且有着一副倔拗的性子，說話不聽，到了十四歲，還得挨一頓打挨一頓罵，孩子哭一頓，鬧一頓，仍舊個不聽；起初好不期望他！叫他跟他的阿爸學裱的，多少好呢，然而學裱不成，叫他去學做木，做木又不成，只好送他到酒店裏當學徒，但是釘定的秤生定的性，這副倔拗的性子，怎會得人家的青睞，受人家的寵愛，推心置腹，更談不到，不滿一月，

自然，然而叫他滾蛋回來了；德才媽既不是聖娘，又不是賢母，自不能施以畫荻斷機那些教訓的，也只好隨他去了。

「不抬舉的雜種，無家教的敗子，」德才時常會得跟鄰近人家的孩子打起架來的，人家的娘兒就會罵上門來。

德才媽只好忍氣吞聲，受一肚委屈了，自家兒不順心，不爭氣，自然怪不得人家。

「德才媽，德才媽，」德才媽正把一匙粥糊，餵進孩子的嘴裏，就聽到有人喊她，她把眼順過來一眇，乃是上街胡門里的老媽子蔭南嫂。

「德才這幾天有信寄回來嗎？」蔭南嫂誠摯地問。

德才眼眶裏就會紅紅的，嗒的一搭鼻涕擲到了地上：「他是去年年底逃去當兵的哪，直到現在，快滿半年了，吓，祇寄回來一封信，那是正月裏，據說那時，他蹬在四十七師裏，不久就要

開到前方去啊，去打仗，打仗……」

「嗯！去打仗，打仗……」蔭南嫂拍拍自己的胸脯驚愕着，她搖了搖頭，就接上腔來：「實在，這孩子也太不是太不是，虧空人家的賬，何必逃呢！苦人苦天穹，萬一還有法子想吓……」

「可不好嗎？承繼他阿爸的行業，裱畫。」蔭南嫂邊說邊把一桶從胡門里提出來的滌碗水潑到街沿的溝坑裏去：「何況他阿爸的這月店，牌子已老，德才如能好好的做，那還好？」

「唉！還有話說！命苦啊！蔭南嫂，」德才媽把眉梢鬆動一下，吞了口氣，繼着回答：「當初的如意算盤，怎不替他打好了的，咳！現在，現在，死活隨他去吧，死活隨他去吧。」

「唉！命——苦——啊！蔭南嫂……」

一串串的冥錠，又提來了，一串串的，也許一仟，兩仟，三仟；那麽銀光光的在微風裏飄着，都在德才媽的眼前掠過。

「吓！冥錠，銀子，陰世的鬼又夠受用了……」然而然而

德才媽却不由的滾下淚來；溫暖的陽光，已射到了她的刻了皺紋的額角，小女孩在門口瞪得厭了，伸出兩隻白嫩的小臂，

推進了自家的門口去，德才媽就立了起來，然而她底心裏又跳出來九個黑字：

「二月十八日夜裏亥時……」

一九三九，十，六，寄自湯城。

本刊啓事

本刊編輯林徽音先生因事忙辭職本期起
由吳尙志先生負責編輯以後本刊對內對
外一切與林徽音先生無涉此啓

法蘭西名詩抄

祝啟譯

秋之歌(蒲特雷)

我們就將投進涼涼的黑夜；

再會吧，我們太短的夏日的炎熱！

我已聽見樹葉落葬似地掉下，

沙沙掉在庭園的階石上。

冬天每次回到我的生命中：

憤激，憎恨，戰慄，恐懼，堅強的痛苦，

像太陽在牠極地的地獄，

我的心不過是凍紅的冰住的一塊。

我顫抖地聽到每片枯葉落下，

斷頭台造得也沒有這樣空宕的回聲。

我的精神像一座堡壘，

在連續的沉重的攻城機攻擊下倒了。

聽着這單調的降落聲，
像有人匆匆釘着棺材……
給誰？——昨天夏天，現在已秋天了！
這神秘的聲響像一支驅歌。

海風(馬拉梅)

身子啊倦了，書啊念完了。
飛，只有飛啦！我覺得鳥能夠
追逐未知的海浪，達到浩渺的太空！
就是映在眼前的古式花園，
也捉不住愛在波浪裏作樂的心的，
就是夜色，以我的醒着的孤照着白紙的燈，
也看不見什麼好東西。

就是懷抱嬰兒輕聲催眠的妻子也留不住我。
我要出走！船啊，快結索張帆，
向遠處的異土駛去吧！
希望朽了，倦意却還寄在
最後目靦的送別的手帕上！
看着召來風暴的船桅，
看着在驚浪裏搖曳的狂風，
是否已失航了，是否已到了開花的小島？
我的心啊，你且聽吧，且聽舟子們的歌聲！

散步(凡爾倫)

這樣潔白的天，這樣軟弱的樹，
像向我們歡快的隊伍微笑，
我們一路上歡跳雀躍。

風在吹，輕輕地，像生了翼子。

噴泉在微風下打皺，

那跳動的陽光，

穿過林蔭道上的菩提樹，

我們看來，變成青的灰的淡的了。

變幻不定，但還是相愛，

不太多情的心還是有着愛，

我們愉快地吹着口嘯漫遊，

每個男人拉着他的愛人。

她的纖小的狡猾的手

常常輕俏地拍，

她的唇咬着手指尖，
左手的那個小指尖。

她老是做着這不經心的舉動，

男人屢屢地冷眼相責，

於是羞慚地立刻

撇起嘴來。

母音(林波)

A 黑色，E 白色，I 紅色，U 綠色，O 青色，

我日常地說這是你們神妙的生命。

A，斑點的絨的黑緊衣，

裹住了體臭，

像陰暗的海灣；E，大氣與高天的坦直，

冰河的鋒芒，白衣的王者，花的顫動；
I，紫堇，澱血，熱情時櫻口的笑，

或後悔的酒醉；

O，循環，瀚海的神聖的波動，
牧畜的草地的平靜，

鍊金者留於額上的皺痕的平靜；

O，能發奇音的優等號角，

全世界全天國的靜穆，

——最後呢，最後的眼裏的堇色光彩！

懷霜樓隨筆

王汝翁

冬夜談往

一

懷霜樓隨筆

初冬猶如深秋，乃東坡詩謂：『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也。茲正黃橘岩橘上市之時，街頭巷尾隨處可見金黃之菓，令人心快神怡。橘爲水菓中之清品，可玩可食，種類繁多，以南豐橘最爲珍品，形小如嬰孩之拳，皮薄瓣小而含有多量之水分，食之有清香，民十五予于役軍旅，適于初冬時抵

南豐軍駐，縣立第一小學，人沸馬騰，藉草席地而臥，一恆于寒夜向鄉人購橘數斤，睡草上徐徐食之，稻味與橘香，中人欲醉，復與同事們猜拳賭橘，此情此景，如在目前，而往事已爲陳跡，除食橘尙值追憶外，其餘皆屬徒然耳。

二

民十八之冬，予執教於潯陽江上，曾與同事作牯嶺之游，彼時教費積欠半年之久，阮囊羞澀，旅費不充，故此之游，亦樂亦苦也。

於寒風抖峭之黎明出發，步行至蓮花洞，已午前十時矣。憩息於茶館片刻，嚼饅頭數枚，羣向山上行，山路計十五華里，惟石級整齊，頗良於行，愈上山景愈益清幽，清泉淙淙，令人悠然意遠。風動竹篁，雲生足底，不禁大呼痛快。

山迴路轉，豁然開朗，不覺已至牯嶺，時雖已至初冬，路旁隨處開着鮮艷的草花，隨處聽見汨汨的泉聲。建築物各依山勢而造成，而形式與彩色，亦頗飽和而沒有雷同。牯嶺一切都是詩，一切都是畫。

此時牯嶺游人稀少，吾輩可獨往獨來，追憶往日之游，猶有諫果之回甘也。

論做人

自古有詩句謂：「蜀道之難，難如上青天。」依我看來，蜀道固難，做人尤難於蜀道！人的難處，就在於要「做」，「做」

者，「做作」也，人而要「做作」，等於舞台上扮演一個角色，藏起個性，硬裝面孔，其苦也可想見了。

社會上一般正人君子，就是有相當「做作」工夫的人；至於英雄豪傑，即更加善於「做作」，他能夠板起面孔「拆爛污」，能夠造作一種正義來殺人，殺人愈多，他坐在骷髏堆上狂笑，而地位也崇高了。在一般人看來，這就是英雄豪傑的豐功偉績，有益於民族國家，以至於世界的！世界上真的需要這種人麼？那當然不是的；因為生殺予奪之權既然捏在他手裏，大家莫可奈何，自然又有一班「供奉」文人，替他造出許多正義來；以為真的非他這樣幹不可了，實在，他一朝權在手，就是沒有所謂「正義」，也是「莫敢誰何」的。天下儘有許多事是明知多此一舉而去幹的，當事人和旁觀者雙方都「肚裏明白」，大家不說穿，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生活着！

又有一班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樣「做人」，準備渾渾噩噩過一世的，而時勢與機會逼了他去這樣那樣的幹，如

×大總統就是被兵士從姨太太床下拖出來，逼着他做「開國元勳」的，所謂「一交跌在青雲裏」者是也。既然這樣「做了，人非木石，自然也會「福至心靈」真的「像煞有介事」的「做」起來，於是凡夫俗子，望之靡高，欣羨讚嘆不已。

做人當然也有不少的難處，如陷害，傾軋，搏鬥，委屈之類，初入世的青年身受其苦，一定悲憤，苦悶，說不定來一套自殺；而在老于世故者，根本不在乎，他們能謹慎的對付過去，以為「做」人本來是如此「做」的，青年人意志薄弱，所以受不了，罪過不在施于人者而全在身受其難者了。

所以「睡面自乾」「宰相肚裏好撐船」是做人的不二法門。

記錄社三作家

凡是談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的人，總不應該忽略了提倡唯美主義的「綠社」吧，「綠社」的組織，是迥異於其他的文學團體的，林徽音，芳信，朱維基三人組織了「綠社」，從沒有向外徵求過社員，曾自費出版過一種雜誌名字就叫做「綠」，每期祇印一百本，他們根本不希望賺錢，在出版界冷清地走着孤僻的道路，這是凡看到過「綠」的人都受到感動的，我就是一個；雖然現在「綠」是出到幾期頭上早已停刊了。

我現在在這裏約略記敘這綠社三作家：

(一) 林徽音

這位有喝茶的嗜好，每天必到新雅去喝茶，出版過創作集「白薔薇」(北新版)「舞」(新月版)「花廳夫人」(

四社版）翻譯過房龍的『古代的人』（開明版）等十餘種著譯的林徽音，也是一個瘦弱的文人，貌似薄命詩人白采，他能夠不動心於一切的物慾，每晚散步於燈火輝煌或昏暗淒清的街頭。恰似歐洲中世紀行吟的詩人，我最愛讀他的散文『殘留的胭脂印。』

（二） 芳信

以奇特的名字出現於文壇的芳信，擱筆已久了，他曾經編譯過『水仙叢書』，譯過『現代獨幕劇選』，及鄧南遮的鉅著『死之勝利』，創作有中篇小說『春曼』，（以上均由光華出版），他是一個全材的藝人，他除寫作外，主演過電影『和平之神』等多種。

（三） 朱維基

『失樂園』的譯者朱維基，他是一個純潔詩人，是有數的世界詩集著名的收藏家，他不寫散文，小說，專一於詩歌的

著譯，現在正埋頭於但丁神曲的繙譯，這個始終走着艱辛的路的苦吟詩人！

記熊式一

近以導演『王寶川』一劇，闖動歐美藝壇的熊式一氏，他在文壇上雖是一個頗熟悉的名字；然他的生平，恐怕知道的不多。我現在約略介紹於下：

熊氏，江西南昌人，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身材短小，而滑稽多辯，夫人姓蔡，就是斷指血書矢志興學的江西義務女學校長蔡敬襄的快婿，夫妻伉儷殊篤。

熊氏七八年來，繙譯歐美名劇多種，對中國話劇運動，素感興趣，『王寶川』公演的成功，乃意中事也。

第一天的工作

盧文希

一

「聘請秘書：本公司擬聘秘書一位，凡屬女性，品貌端莊，年在廿五以下，自問確具真實才學，擅長楷書行草，辦事敏捷，願就者，請於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五時駕臨

××路一百三十號大成企業公司商洽可也。」

二

「小姐貴姓？」

「李。」

「府上是……」

「廣東的順德。」

「哦……到上海來不久，是不是？」

「唔。」

「怪不得我一聽小姐的口音就覺得帶着鄉音。」

「北京話才學不久，又不常說，所以難免生硬。」

「從前小姐是在那兒服務的？」

「沒有辦過事。在學校裏唸書。」

「貴校……」

「廣州××大學。」

「對於敝公司的招聘啓事，想必早讀過了。」

「沒有。我是黃先生介紹我來的，這兒有黃先生的一封信。」

「哦……唔……」

「很好很好，明天早上九點鐘請小姐再來吧。」

「明天禮拜。」

「對了。那麼就是後天，星期一開始工作。……關於薪金

這一層，本來敝公司原定是八十，現在既然小姐……我想增加二十，一百。小姐意思覺得怎樣？」

「謝謝，我以爲什麼都滿意。」

「那麼，明天，不，星期一就開始吧。」

「再會，李小姐。」

「再會，經理先生。」

三

星期一。難得的好天氣，天上晴朗得像瀉了一瓶藍墨水似地，找不出一片流雲。和煦的陽光照着這個怪可愛的世界，使什麼都生氣勃勃地抬起頭來，在這個清晨的空氣裏呼吸幾下。

李小姐今天特別起得早，七點鐘還沒到，就披着寢衣站在窗前，迎着晨風伸了個懶腰。她把視線投射在窗前那個小園子裏。望着沾滿露滴的樹葉子和青草，都在陽光裏閃着晶瑩的光亮。紫色的喇叭花經過了一夜的濃露，也開得很盛地爬滿了一牆，那株夾竹桃怪寂寞地站在幾顆槐樹的旁邊。風一吹過牠就要搖幾搖，隨時落下幾片花瓣。

李小姐在窗前站了一會，他就轉過身去走到梳妝檯邊，

把熱水瓶裏的水倒在面盆裏，然後扯下條毛巾來洗臉。她時時對着鏡子出神地呆望，她望着那鏡子裏反照出來的自己，那張橢圓型的臉，長的不加修飾的眉毛，圓而大的有着長睫毛的眼睛，一個端正的，帶着點希臘風味的鼻子，那張紅得小得連她自己都覺得疼愛的嘴……

她對着自己的臉呆望了半天，不覺嘆噓一聲笑了起來，一個趕緊洗完了臉。

叮叮叮……桌上的座鐘敲了七下。她又覺得今天自己起得太早。現在纔七點鐘呵！真的，自己從沒有這樣早起過，今天呢，她想着心就跳起來。她今天太快活了，過了廿二年日子就祇有今天才最有意義。從今天起，她是自食其力，不再依靠家庭的供給。她開始踏進了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當然不用說是充滿了光明，愉快，活力的。一切富有意義的事情都在等着她去做。她真快活興奮得跳起來。

照例在酒精燈上煮熟了兩個雞蛋，還有一杯牛奶。但是今天她的肚子似乎很飽，才飲了杯牛奶就不想動別的東西了。一個人有了什麼快樂的事情就往往會連食量也減小的。

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她又覺得太早。看看腕上的錶，八點鐘都不到。她想着在上公司以前，得找個地方坐坐，不然儘是這樣在街上走着麼，那麼什麼時候才走到九點鐘？

「再回轉去吧，」她想。回轉頭來朝後望望，水龍似的霞飛路長得望不到那兒是盡處。

走到馬斯南路口。

「到公園去吧。」她不再思索地就轉了彎。

法國公園雖然是在早晨也一樣地充滿了遊人。要找一張椅子坐坐是很不容易的。在池邊站了一會兒，在草地上走了一會兒，最後她才找到張空椅子坐下來。

三五個類似學生的傢伙從她身前走過，幾雙眼睛馬上停駐在她的臉上，有一個還做出一副難看的樣子對她儘是傻笑。

「真討厭！」她心裏說，幹嗎這些男子總是這樣一付尊容呢？過後她又非常替這些青年可惜。

坐了好一會，她望望錶，八點四十分，該走了。

才走出園門，一羣黃包車馬上包圍了她，她坐上了靠她最近的那一部。

四

到公司經理先生還沒有來，同事到來了不少，又是幾十隻眼睛盯着她。真討厭！有幾個還湊着腦袋在咕囔些什麼。

她覺得非常生氣。這簡直是一種侮辱！一種不可容忍的侮辱。於是她用力地蹬着她的高跟鞋，連正眼也不睬這批傢伙一下，跟着茶役轉了許多寫字桌子到了經理室。

她的辦公桌是貼着緊靠在經理的寫字桌旁邊對面。一瓶康納馨放在窗前，桌上是筆，墨水，檯燈，印水紙，甚至連案頭日曆，真是周備得一樣不缺。

茶役恭敬地送上茶和當天的報紙。

她坐在旋轉的軟皮椅上，翻着報紙，其實心裏在想着些別的事情，報上的字一個也沒有鑽進她眼睛。她想着剛才那情形，那些同事的眼睛，低聲的私語……她的心開始從沒有過的跳起來，她有點氣忿。恨不得找誰來痛罵幾句，她想着以後就得在這裏跟那批傢伙永遠在一塊，心裏就非常不快活，真的恨不得馬上跑出去，不幹這個差使。

這時門一推，她立刻看見經理那張圓圓的，老是堆着笑容的臉，接着是整個腫胖的身子。

「李小姐，你來了。」經理笑着說。

「來了。」她站起來，對着這個圓圓的臉孔，她覺得有點

憎厭，尤其是他那種永遠不消滅的笑，更使她覺得她一臉的市僧相，非常討厭。不過別人是經理，又待她這樣客氣，所以她憎厭在心裏，臉上還是笑着。

經理把他的手杖交給了茶役之後，他挺着他的大肚皮對她說：

「李小姐，先讓我替你跟他們介紹一下。」

他所說的「他們」當然就是指那些同事。

在許多男人面前，他不怕麻煩地一個個介紹下去：

「這是周先生，這是金先生，這是邱先生……」

她連接地點着頭，這些姓名一跑進她耳朵就馬上溜得乾乾淨淨。最後一個也記不起。

回到經理室的時候，她才輕鬆了許多似地吐出一口氣。

五

這天她沒有做過一件事情，成天讀着那份報紙，她翻來

覆去的讀着，甚至連菜油多少錢一斤也背熟了。這時候她有點懊悔，早知道這樣是該帶本小說來的。

經理呢，也沒有事情做，老是抽雪茄。老是這樣那樣的找事來跟李小姐說話，說得非常多，而且瑣屑，甚至連他家裏有幾位姨太太的話都說出來了。這使李小姐感到厭倦和乏味，她希望別人能夠派些工作給她做，即使是最麻煩最枯燥的也使得，總比這樣對坐着跟經理扯談高妙得多。

但是事實却偏不這樣，那個經理像有五大箱子話說不完一樣，而且似乎請李小姐來當秘書並不是書寫文書而是專門爲了跟他談天似的。什麼你的衣服的颜色很好看囉，什麼你的頭髮在那兒燙的囉，什麼你的絲襪值多少錢一雙囉，簡直問得李小姐冒了火，險些兒發了出來。

好不容易才挨到十二點鐘，李小姐剛呼出口氣，可是經理的話馬上又來了：

「李小姐，我……我請你一塊兒去吃中飯，好不好？」

「不必，我要回去，謝謝。」拿起錢袋。

「賞個臉吧，第一次……」笑着。

「對不住，我家有人等我呢。」走着。

「不要緊，我可以給你打個電話回去。」笑着。

「不過……還是改天奉陪吧。」心軟了一半。

「不要再推却了，這個薄臉總要李小姐賞的。」

李小姐覺得不好再固執下去了。一個人做事情總得留

點餘步，不要太使人難堪。

一分鐘後，李小姐跨進了經理的汽車。

「禮查飯店。」經理這樣吩咐汽車夫。

六

在禮查飯店裏，李小姐像受了什麼壓迫似覺得不舒服。

她坐在軟而大的沙發裏，並不十分嫺熟地運着手裏

的刀叉，眼前望着大不列顛帝國貴族的華貴的場面，耳朵聽

着爵士音樂和經理的絮語。她覺得自己又到了另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和她先前理想的那個世界有着不知多遠的懸

別，她有點失望，先前理想的光明，愉快，活力給事實敲得粉碎，

呈在眼前的是黑暗，痛苦，黑咖啡，失望，經理的笑臉。

她覺得自己是受了騙，她差不多哭出來，誰騙她的呢，連

她自己都不知道，是黃先生？經理？她不能確定。

兩點鐘。她站起來要求上公司。可是給經理的軟言勸止

了她。他笑着，笑得很起勁，他的笑在這種空氣裏是很調和的。

「公司裏的事情不要緊，今天難得和李小姐在一起，多

坐一些時候也不妨事。」他說。

「不過才第一天就請假不到，未免……」

「不要緊，不要緊，我……」經理帶着點白相人的樣子

拍了拍胸。在李小姐看來是很難受的。

茶舞早就開始了，整個舞廳裏繞着嗚咽似的音樂，在藍色的舞池裏浮沉着一對對男女。

「李小姐會跳舞吧？」

「唔。」她無意中應了一聲，過後馬上又非常懊悔。她是不該自認會跳舞的，在這個歪纏不清的男人面前。

果然。經理笑着站起來，挺着他的大肚皮。

「李小姐，我們去跳一次吧。」

「跳得不好。」皺着眉頭。

「客氣，客氣，我曉得李小姐一定……」

她覺得沒有辦法。別人的手已經伸過來了，還好推却麼。

她祇得無可奈何地站起來。

四隻腳在脚堆裏滑着，李小姐把她的臉挪了開去，她不

願意對着這個圓圓的老是露着笑的臉。

第一隻開始了，當然還有繼續着來第二隻。

舞着舞着漸漸地李小姐覺得對方的態度有點不對了。本來彼此之間是保持着相當距離的，但是這時候那隻肥胖的手却把她的腰緊緊地攬着，而且，那兩條腿，那……

李小姐真可有點忍受不住了，她心裏燃燒着忿怒，她差不多要把她的手掌送到對方的臉上去。

休息的時候，經理飲着紅的威士忌。從皮夾裏抽出支自來水筆來，在支票簿上寫了個一百元的數目。遞給李小姐。

「這是你第一個月的薪金。」

李小姐的臉上馬上變了。

「他把我當做舞女？」她想。「他簡直在侮辱我。」

她把這張支票撕得粉碎，再摔到經理面上去。拿起錢袋就走。

她一口氣跑出了禮堂，那道不停地在旋轉着的玻璃門。

她跳上黃包車，鼻子裏酸酸的，她差不多要哭了出來。

船·星光·太湖

薛婉嬌

(一)

野草，孤單的瘦馬，西風吹撼着荒蕪的祠堂，野鴿子在寂寞的天空中，來去的飛行着。

那個時候，牧羊人的笛子很自然的飄盪在草原上，羊鈴響着，月亮初上時淡淡的光照，使人想念起交響曲的風的聲音。

太湖，那個溫柔與幻想之湖就靠近在草原旁邊，或者說草原是靠近太湖的吧！太湖像是平靜雪亮的盾甲，人們不能

在湖面上找到出一點斑點，除非是星的影子，夕陽的影子和樹林的渺小的投影。

在太湖的邊上，我，一個自小就愛好變幻和想像的少年，是詩與散文的喜讀者，也是划船與唱歌的喜愛者。

(二)

有許多晚上，我們的船，冷靜地在湖心裏行進着；祇有水的
光，星子的光，她的眸子裏的光，此外，一切都是莊嚴與靜穆
的黑幕。

星子在那些時候，僅只是一種裝飾品，星子的光裝飾在她的髮絲上，她的衣領上，星子是裝飾在她的眸子裏，她的胴體上。

我常常捉住了她的肩膀，她的髮絲與一切地方，我說『我捉住了星子了呢！』於是，笑，船槳沉默地打在湖水裏，她開始豪放地，沒有約束地笑着。

『你想着什麼呢！使得你這樣地笑。』

『想着你的瘋狂與傻。』

『我常常是一個傻子啊！』

『對着那些瘋狂地奔騰的潮，或者對着如安眠的女仙樣平靜的湖面，和那些風絲，雲片，月光，林石，鶴鳥，你常常孤獨地朗誦些什麼啊！』

『唔！』

『臉發燒了麼？怕羞麼？你告訴我啊！』

船在山的前面，在直立的怪石前面，輕輕地像一片給小風掃着的落葉。

『說啊！』

『計次（Keats）白朗甯……』

『不一定還有你自己的呢！你真是我們的歌德啊！昨天，我看見你偷偷地在草原上寫詩。』

『不！我是在草原上，聽馬的長嘶，看鴿子與行雲的賽跑，帆船的流動，與水的哀怨。』

船，搖擺着，森林搖擺着，她的柔美的長髮絲和她的柔美的目光搖擺着。

於是，我開始想起了歌聖修伯特（Schubert）了，我高唱着『但尼河之憂鬱』也高唱着『永遠在星光下的相思，相思……』

而她也用像修麗絲一樣美麗的女高音和唱着。

「音樂是情感的產物」我提議着。

「不該說是憂鬱的產物。」

在森林底下，風將樹葉子吹滿了一船。晚歸的鶴鳥淒涼地在尖啼着。太湖是寂寞得像墳墓，我想吐露出我的憂傷，向着她，向着風，月光同湖面。然而，我看見了她的光亮的深邃的眸子，我覺得我有了如火一樣的新的生命，於是我突然拉住了她的衣袖。我愉快地說：

「然而，今夜，我一些不憂傷呢！」

「不憂傷？」

「是的，我覺得幸福，因為我覺得自己像羅密歐。」

「爲什麼啊？」

「因爲有你，有朱麗葉在我的身邊。」

她沉默了，讓葉輕輕地落在河裏，我祇看得見水的光，星的光，樹的光同她的眸子裏的喜悅的光。

讓我們永遠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吧！在星光下的太湖裏。

(三)

然而，我們怎能永遠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呢！

當砲火搖撼了平靜的太湖之後。我是孤單單地流浪到了上海——一個使得年青人興奮，悲哀和痛苦的都市。像雙城記裏的卜東——那個考爾門扮演得最優秀的人物——一樣地，以流浪而散盪的方式過着我的生活了。

羅密歐是不能得到朱麗葉的消息了呢！

前一些時候，在冠龍裏，遇見了像吉卜賽一樣地流浪着生活着的詩人錢。

「我看得出你的眸子裏有一些懷念的神色。你懷想些什麼呢！他說在我們飲下了多量的酒後。」

「你聽吧！Radio裏的樂曲。那是永遠在星光下相思，相思。」

「我知道你是在憶念她吧！我們的藍色的李瑤拉。」

「藍色的朱麗葉，藍色的夢。」我更正了他的話「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那些在清風微笑的水面，那些翔舞的水鳥，那些小夜曲，牧笛，山谷與荒蕪的祠堂，瘦馬。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是的！因為太湖是冬天了，嚴寒了。」

「然而，太湖是會有春天的。」

「這個春天，正是在我們勝利之後。」

「那末願我們早一些得到勝利，而且也願我也早一些再能得到藍色的朱麗葉之撫慰吧！」

春天終會來的。雖則在令人痛苦的都市裏，我也這樣相信着。

異鄉客及其他（法蘭西 蒲特雷耶）

M·R·譯

「請問，你謎一般的人，你最愛誰呢？你的父親嗎？你的母親嗎？還是你的姊妹或你的兄弟呢？」

「我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更沒有兄弟或姊妹。」

「那麼是你的朋友吧？」

「你說的字，我完全不懂得他的意義。」

「你的國家？」

「我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

「那麼美呢？」

「我很願意愛它，那永生的不朽的女神。」

「黃金呢？」

「我憎恨它如同你們憎恨你們的上帝一樣。」

「那末，您究竟愛着什麼呢？你這怪僻的流浪者。」

「我愛那雲，那飄蕩的雲，永遠地飄蕩的雲，奇異的雲。」

醉吧

永遠地沉醉着吧，其他的事不必管它，只求無上的沉醉。

如果你不願忍受那可怖的「時」的重担壓得你喘不過氣來，那麼你就永遠地醉吧。

沉醉在什麼裏呢？在酒裏在詩裏或是在德行裏，由你自己去選擇吧，總之，只要沉醉。

如果你有時在宮殿的階上，或在溪邊的綠草上，或在你自己的房間中之淒涼的孤寂裏醒來而覺得酒意已半褪甚至全消時，那麼你且問風，問波浪，問星星，問時鐘，問一切的飛行者，問一切的嘆息者，問一切的行動者，問一切的說話者，問一切的吟詠者，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於是風呵，波浪呵，星星呵，時鐘呵，都會回答你道：「現在是沉醉的時候，沉醉吧，如果你不願身殉爲『時』之奴隸，那麼你就永遠地沉醉着吧，沉醉在酒裏，在詩裏，在德行裏，由你自己。」

鏡子

一個醜怪的人走進來照着鏡子。

「你爲什麼也要照鏡子呢？你的尊客只足以使你自己看了格外不舒服呀？」

那醜人回答我：「先生，按照一七八九年（是年發生法國大革命，革命時之口號爲「自由」「平等」「博愛」——譯者註）的原則，一切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那麼我也就有照鏡子的權利了，至於舒服不舒服，那祇是我自己的事。」

我的話並沒有錯，我的話是根據人情上的，但是他的話是合法的，誰又能說他不對呢。

瘋神與愛情

多麼奇異的日子，寬廣的公園眩暈在太陽的熾熱的光輝下，有如青年的昏迷於愛情的支配下，萬物的狂歡是不可言說的，就是波浪也似乎入睡了。是如此地異於人們的宴會

呵，這靜默的歡宴。一種永遠增長着的光焰使一切沒有生命的東西都光輝燦爛起來了，那些激動的花朵，懷着燃燒般的熱情，要用它們色彩之力量壓倒天空的青蒼，而炎熱，更使那撩亂的芳香隱約地升起，飛向星羣中去。

但是在這萬物的狂歡中，我看見一個悲痛的人兒。

在那巨大的愛神的石像底腳下，一個佯狂的傻子，那是志願的丑角，他們底職務便是使貴人們發笑，當悔恨與無聊侵襲着他們的時候，他，刺眼地穿着一套可笑的古怪的服裝，

戴着一頂小丑底帽子和鈴子。蜷縮着倚在座腳上，抬起他底淚眼望着那永生的不朽的女神。

他底眼睛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是人類中最卑屈最孤寂的被人剝奪去了愛情和友誼，竟不如那低賤的動物，但是，也是我，生來便能領會永生和美，呵，女神呵，憐憫我的悲哀和狂亂吧。」

但是那毫不動心的愛神維娜絲，以他底那雙無情的大理石的眼睛凝視着遠方的未知的或物。

李笠翁雋語錄

黎曉香

雖貧甚賤甚，然枉尺直尋之事，斷不敢爲；與其曳長裙於今日，何必踰垣墜屣於當年。

硯無美惡，發墨者佳，所貴乎端溪者，以其能發墨也；若徒有端溪之名而無發墨之實，是西子而石女，潘安而寺人矣。

客歲以播遷之故，貸武人一二百金，追呼之虐，過羅刹百倍，日來已償其半，可謂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夜來耳熱，得非二三惡少又與麗人交訕我乎？予之見怒於惡少，以前所撰拙劇，其間刻畫花面情形，酷肖此輩，後來盡遭慘戮，故生狐兔之悲，是已。麗人於余，則無德無怨，奈何不察本末，亦復從而和之，豈怪弟種種雜劇，不一借重芳名，故預發嬌嗔，爲將來刻畫地乎？

旅人孤寂，樂得知己過談，諺云：「添客不殺雞，」况又無

難可殺，不過益筋增盃而已。

離家後記起一事，靠東一帶牆垣，單薄之甚，此穿窬捷徑也；又兼奴輩喜睡，欲其爲司夜之犬難矣。

虔州之米賤於吾浙之糠，卽今移居白門，米價稍廉於浙，而此間吃飯猶儉於金陵之吃粥也。因念客子飽欲死，家人飢欲死，何甘與苦之太不均乎？

旅中無物不之，甚至數人共臥一牀，涼猶可耐，暑實難堪，不得不假於陳蕃之宅，或竹或木，幸假其一，無謂非徐孺不下也。

向人索花，於己爲韻事，於人則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

花，於己爲不韻，於吾翁亦非韻事也。

昨鳴老渡江，報貴署葡萄已熟且欲摘以見貽，家姬輩涎流至地者，一晝夜矣，今果見頒，食之更覺有味，以望之既久而後得，與猝然相遇者不同，標梅始嫁，白髮登科，同一致也，謝謝。

客楚江半載，得金甚少，得句頗多。

問天下人之貧有貧於湖上笠翁者乎？人皆曰有。天下貧者之多，浮於恆河沙數，皆苦於乏恆產，鮮營業，且四方無知識，有亦不多，寒乏綿袍之贈，飢無索米之家，此其所以貧也。僕無八口應有之田，而張口受殮者五倍其數，卽有可賣之文，然賣文之錢，亦可指屈而數計矣，以四十口而仰食於一身，是以一桑葉飼百雀之蠶，日生夜長，其何能給？

西湖非他，宋之放生池也；今日所謂放生池，較之當年，僅一勺水耳。

纖指拈棋，躊躇不下，靜觀此態，儘夠銷魂，必欲勝之，恐天地間無此惡人也。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舞既熟，則迴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

聲音之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其漸近自然；吾謂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

菜有色相最奇，而爲「本草」「食物志」諸書之所不載，則由西秦所產之頭髮菜是也。

椿頭明知其香而食者頗少，葱、蒜、韭盡識其臭而嗜之者衆，其故何歟？以椿頭之味，雖香而淡，不若葱、蒜、韭之氣甚而濃，濃則爲時所爭尚，甘受其穢而不辭；淡則爲世所共遺，自薦其香而弗受。

生蘿蔔切絲作小菜，拌以醋及他物，用爲下粥最宜；但恨其食後打噎，噎必穢氣，予嘗受比厄於人，知人之厭我亦若是也。

製辣汁之芥子，陳者絕佳，所謂愈老愈辣是也。

食之養人，全賴五穀，使天止生五穀，而不產他物，則人身之肥而壽也，較此必有過焉。

禽魚之死，皆死於人，未聞有疾病而死，及天年自盡而死者。

穀食之有糕餅，猪肉食之有脯膾。魯論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製糕餅者，於此二句，當兼而有之，食之精者，米麥是也；膾之精者，粉麵是也。

肉風者鄙，非鄙其食肉，鄙其不善謀也。食肉之人之不善謀者，以肥膩之精液結而為脂，蔽障胸臆，猶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復有竅也。

食以人傳者，「東坡肉」是也，卒急聽之，似非豕之肉，而為東坡之肉矣。噫，東坡何罪，而割其肉以實千古饑人之腹哉！

羊肉之為物，最能飽人，初食不飽，食後漸覺其飽。此易長之驗也。禽屬之善養生者，雄鴨是也。何以知之？知之於人之好尚，諸禽尚雌而鴨豬尚雄；諸禽貴幼而鴨豬貴長，故養生家有言：爛煮老雄鴨，功效比參著，使物不善養生，則精氣必為雌者所奪。情竅一開，日長而日瘠矣。

食魚者首重在鮮，次則及肥，肥而且鮮，魚之能事畢矣。

筍為蔬食之必需，蝦為葷食之必需，皆猶甘草之於藥也。

「新粟米炊魚子飯，嫩蘆筍煮蟹裙羹」林居之人，述此

以嗚意其味之鮮美可知矣。

海錯之至美，人所豔羨，而不得食者，爲閩之西施舌，所謂西施舌者，狀其形也，白而潔，光而滑，入口嘔之，儼然美婦人之舌，但少生唇皓齒牽制其根，使之不留而卽下耳。

之別耳。

河鮑爲江南最尙之物，予亦食而甘之，但詢其烹飪之法，則所需之作料甚繁，合而計之，不下十餘種，且又不可缺一，缺一則腥而寡味。然則河鮑無奇，乃假衆美成奇者也。

北海之鮮鱸，味並鮮魚，其腹中有肋，甘美絕倫；世人以在鱸腹中爲「西施乳」，若與此肋較短長，恐又有東家西家

野味之遜於家味者，以其不能盡肥；家味之遜於野味者，以其不能盡香也。

鄉居夜課圖

潘羣芳

燈下，

老祖母蕭蕭的白髮在閃動，

壁上映着龐大的黑影；

她手指不停地引着針線，

俯着頸默默地想：

「小孫兒底舊鞋子早破了洞，
做雙新的好讓他穿得受用。」

燈花必剎地響，

添一圈黃暈，

老眼一陣仔朦朧，

針，戳破了皮膚，

血流……

不去管，由它痛。

書本闔在桌子上，

鄉居夜課圖

小孫兒歪着頭，

打瞌睡。

涎沫儘往口角下淌，

夢正濃。

偶抬頭，

老祖母瞧見這情景，

火，頓時上升！

罵一聲：

「沒出息的小鬼！」

但心裏有些兒疼，

捨不得把它催醒，

傳宗接代祇剩這條根！

老祖母凝神打個欠伸，

瞥一下小孫兒酣睡的雙頰；

圓圓的輪廓，

酷似他音信的爸爸，

分毫也沒差！

她勾引起了傷心，

胸頭似一陣刀割，

淚簌簌地在頰上縱橫。

年輕的媳婦，

給掀翻在柴堆裏，

沒有臉見人，

懸了樑！

嚇怕人！

舌頭伸出三寸長！

兒子拉去當了伙子，

去打自己的弟兄！

一年了，

沒有家報。

昨夜又帶來一個噩夢！

夢見他身上擱了窟洞，

醒來，人不見，

細思量，總是吉少多凶！

一切都成了空，

她有希望眼前的孩子！

教他讀了書，

多認識担把字，

將來好揚眉吐氣。

猛地一股勁，

老祖母揩乾眼淚，

把小孫兒攪醒。

「寶寶別貪睡，

讀書才算有志氣，

聽奶奶的話！

別把你爸媽的仇恨忘記。」

孩子眯着睛，

打開書本，

又琅琅地念。

但一聲聲都是魔鬼的口吻。

黃昏

白遠桐

黃昏時候。沒有風，星閃着眼，皎潔的大月亮升起來了。路上很靜。盛文基興匆匆重重地踏着皮鞋走向自己的寓所來。

這種興奮的情緒，在他平日的言行中很難找到先例的。他雖然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然而不知因為天性還是環境的關係，使他變成一個孤獨消極的人物。他常常要咀咒人生，咀咒世界，咀咒一切的生物和非生物，在他的生活裏，沒有熱烈可愛的片段，所以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是一片冷酷而已，什麼是名譽，什麼是利益，對於他都是無所謂的。那有什麼

意義呢？一世活了六十年，死了還剩下了什麼來？他想得很透澈。他總以為他自己的思想準確。他除了寫些咀咒社會的小說外，對一切都不感興趣，一切對他都沒有好的感想。他的所以至今還活着，並不是他要想活下去，實在因為對死和對生一樣的沒有興趣而已。所以，他是不注意修飾的。二十多歲，正當要漂亮的年紀啊！然而他老是他那一領破長衫，鈕扣脫了，領頭塞在頸裏，衣袖管捲起了，一隻長，一隻短，他也會披了城內城外亂跑，髒，沒有關係，他想：「什麼人是乾淨的呢？只管衣

裳清潔那種人根本就髒了。」他的頭髮永遠長而且亂，他實在對理髮感不到興趣呀！一般鄰居和朋友們自然對他這種習慣表示驚奇和不满，有的還熱心地勸過他，然而無效，這是他的本性，並不是假裝的呀，所以除了幾個交誼深厚的老朋友外，他對所有的人都很冷淡。他不想去掃別人的興，他也不願受他人的干涉。以後，他就格外陰沈了，常常垂下頭，像靈魂出了竅，他對於外界任何的現象都漠然不動，走路的時候也非常小心，恐怕要撞出小聲音來而使他不安似的。他對待一切都非常冷酷無情，他不想在他的生活裏生出熱烈來，他根本否認世界上有熱烈的生活的，他預備就這樣沈靜地在他不感興趣的生活裏消滅他的生命和這個世界永遠脫離關係。在半天以前，盛文基還堅守着這種信念。現在，他幾乎全變了。即使是老朋友，在這個時候遇見，也不敢招呼他了。他再不是從前那副沈默的腔調，現在，他正趾高氣揚呢！雖然仍舊亂

頭髮，破長衫，舊皮鞋，神氣就異樣了。他挺起胸，昂起頭，滿面是快樂和興奮，他那漲緊的臉，廣闊的額，緊閉的嘴，顯出分外的精神來。兩隻眼睛就像小電筒，閃耀出光輝，向前面的路的左右掃來掃去，他似乎很惋惜自己的頭髮太亂，右手慢慢地用手指向後梳，然而久不馴服的頭髮仍舊豎起來，像一隻刺蝟。他看了看自己的破長衫，慚愧地哼了一聲，仍舊大踏步向前走。他重重地踏着皮鞋，發出很大的響聲，似乎他踏穿了皮鞋底以後，前途更會有希望和幸福似的。

路上沒有新的更變，仍舊是老樹，房屋，籬笆，石塊，仍舊是這塊地點，仍舊是這個天空，可是對於他的感應完全不同。他感覺到回來時候的環境有意義得多了：老樹的搖頭是歡迎，房屋的直立是敬羨，……天色所以成爲蔚藍而不墨黑，月亮的所以渾圓而不殘缺，這都是有意義的。現在，他開始覺得以前的思想有些錯誤了。他以前是沈溺在盲目的不完全的邪

途的見解裏。世界上決不只是一片冰冷，世界上有極可欣羨極可寶貴的美熱和愛，這是他以前沒有找到的，今天才醒悟過來，甚至他自己想：「盛文基爲什麼而入世的呢？都是因爲認識林美紅而生的。爲什麼要有宇宙呢？那是預知幾千萬萬年將有一個盛文基和一個林美紅而有的。」假使現在在他面前出現造物的話，他準會跪下來擁抱着他的腳，誠敬地給予不能計算那末樣多的數目的熱吻，道謝他賜予他認識林美紅的機會的恩惠。

「林美紅小姐——這個多美妙的名字！林美紅！」

他心裏甜慰着，口嘴上掛起微笑的影子，面頰向耳朵邊一牽，嘴張開成一條粗線，嘴角兩邊的粗紋皺着彎過來，變成一個括號的樣子，把嘴括在裏面，嘿嘿地笑了出來。他實在高興極了。

昏黃

到家了。放開脚步，只一步便跨過兩層階沿和門檻，跳上

樓梯，三級一步，五六跳上了樓，右轉彎，三四步便到一間房門口，掏出鑰匙來，輕妙地推開門，熟練地扭亮電燈，迅速把門推上，脫下破長衫向牀上一丟，不管牠一半拖在地板上，便倒下去坐在沙發上了。

房間正像他的人，一切也是雜亂的。這房間地位很小，但一個人居住也就夠了。南面牆上有着兩扇玻璃窗，現在甜密的月光正從玻璃外面射進來呢。沿窗就放着一張半舊的小桌子，上面堆滿了書籍，全無次序，只似青山亂疊，左側牆角便是一張小鐵床，床上的被也很舊，現在，正像一座小山蹲在牀的正中央呢。在桌子的右側，放有兩隻箱子，大約是放衣服用的罷？旁邊有兩張椅子，沙發雖然可以說是椅子的旁邊，但也可以說將近這一端的屋角了。屋角裏，有一隻紅陶泥風爐和一隻小洋鐵鍋子。在這面屋角，是一口小櫥，大概放些燒飯用具。櫥上面蓋滿了灰塵和黑氣，因爲他並不是常常在利用

他們，不過當他對包飯厭倦的時候，間或買些東西胡亂燒燒罷了。

盛文基瞟了一瞟，皺皺眉笑笑：「這種地方，林芙紅看見了會不會歡迎呢？沒有關係，她知道我是這個樣子的。她現在是我認為能了解我的人們中的一個了，而且尤其可貴的，她非但同情我，了解我，而且還開導我，勉勵我，熟識我的人見了我只有譏笑，她初次見面倒誠懇地和我親近。而且，老陳臨別時的話，想想真有意思呢！唉！我到現在才知道人生原來是快樂的，生活中有極神秘的美滿和興趣，要生活美滿，非有一個愛人不可！只要看，我今天認識了林芙紅小姐，人就像脫了胎一樣輕鬆，是的，我非得和她成爲朋友不可，這種女人，那裏去找呀？假使，假使……啊呀！羞恥啊！這是什麼思想，不怕褻瀆她嗎？應該打嘴巴，自己制裁自己，以後永不許想到，其實這也不能算得罪她，我根本非常愛她呢。不過，不過，啊！假使，假使她不

接受我的愛，又怎麼辦呢？現在的女人好混嗎？我別說，陷入了情網就更加要痛苦了，倒不如對一切冷淡的好……」

他有些醒過來，泛起眼皮轉了幾轉，站起身來，袋內掏出香煙匣，抓了一支，在書堆裏尋了火柴，吸着了，兩隻指頭夾住，低着頭在這一小方的房間內僅有的空地上踱起來。

「不會！不會！」他站定了望着樓板說：「照她吃酒時候說的話，她一定不會是無情的壞女人。」

「再有這種思想，應該自己責罰自己。」他心裏想。

於是他回憶到剛才席上的事情——

「在漫不經意下竟會互相注視起來，那是多末溫柔和淑的目光啊！我當時不敢再望下去，她的臉龐，她的眼睛，都像有妖法一樣的有誘惑性，再看下去，我知道一定會入迷的，我堅持我以往的自信，世界上只有一片冰冷，人生是可咀咒的，你對我注視，這就可以咀咒，你是要帶不幸給我呀！現在，我們

是認識了，然而，我不敢確定這種認識是否會帶來幸福或禍害，這幸福和禍害兩個名詞又多麼渺茫啊！什麼事情是幸福，什麼事情是禍害呢？

「我又要老脾氣來了，這是怎末說呢。」他停了想，搖着頭自言自語說。

老陳就過來，笑着在我們中間手一牽，頭搖着道：

「密斯林，讓我介紹這位給你好罷？他就是盛文基先生，習文學的。老盛，這位林芙紅小姐是我同學，是校中高材生呢！

……」

「原來是盛先生，久仰！我是常常拜讀先生的作品的。」她的語調誠懇已到極點，決不是空虛的客氣。

「密斯林，我非常高興今天會認識你。」我仍舊是一副冰冷的語調，真是慚愧極了，我怎麼用這裏空泛的語調呢？

老陳談了幾句走開了，我們便坐下來長談。

「盛先生。」她叫得那末親呢：「你的文章真能動人，我真喜歡讀你的文章，差不多你的思想全表現在你的文章上，讀者也能全部接收你的思想，這自然由於寫文章寫的好的緣故。」

「我的那篇『沒有亮光的地方』看見過嗎？」我興奮起來了。一個寫生女郎對我有如此深入的認識，我此生也不枉了。

「那是一篇……」

「一篇小說，發表在文潮月刊上的。」

「哦！看見的，看見的啊！寫得好極了！我讀得幾乎想哭出來，你對社會作了一次無情的攻擊，你的思想差不多全在這篇小說中顯露出來了。真虧你寫得如此好，二十幾歲的青年我真佩服！」

「我就只愛寫這一類的文章，不認識的人要疑心我老

了呢。其實，要叫我寫現在一般青年作家的文章，我倒寫不出了。老實說，我大概總有些憂鬱，因為不能解決而走到消極的路上去。我的腦筋的構造也許有些特別。」我把我心裏的事情說全告訴了她。我飽看了她美麗的面貌，聽了她誠懇婉婉的談話以後，我的心蕩漾了。我現在覺得有一句話瞞她，這就是我的罪惡，將要得到不可恕的良心的責備。她的見解是如此的確切，了解得如此的深入，我想她大概早已真的仰慕我了。天啊！我是何等的幸福，在無意之中認識了一個常在仰慕我的不相識的女子。

『這是先生不寫的緣故，寫我想成績一定也出色的。你的腦子的構造一定異於常人。所以有這樣的成績，先生是太憂鬱一點，但這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好處，不過你也不妨快樂一點啊！青年時代，在我想起來是最快樂的，世界上有的是美和愛。』她和藹地笑着，面頰淺淺有個酒窩兒，那個有魔力的

神秘的酒窩啊！

是的，現在我感覺得我以前的思想絕對錯誤了。世界上確有美和愛，不過一個人是找不到的。我從她的說話啓發了我的夢境，她開始給我陶醉的美和愛了。她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清脆而且圓順，像鋼琴聲一樣悠揚，有拍子，我從沒有聽到如此好聽的語調過。現在，我不忍中止我們的談話而使可愛的光陰在互相靜默中浪費掉，我愛聽她對我的讚美，任何名批評家的稱讚還要使我高興。其實，什麼樣子的臭批評家會及她了解我如此深的程度嗎？在一刻兒的談話裏，我認識了她的嫵媚的姿態，儉美的裝束，淑順的德性，流利的口才，我感覺到我們的情誼漸漸地深了，只要聽她在稱呼我先生中間隔着兩個「你」字，此中的深情還待說嗎？末了，她說出的話就是真理「世界上有的是美和愛，」這種好句子，還能讚嗎？她所說的話對於我將像聖經一樣虔誠地信奉，她將

成爲我最崇拜，最敬備，至高無上的女子，從今天起，我要改變我以前的觀念，我相信她的話，她救我到了平坦的大道，她是我的恩人，我要受她的薰沐，我要儘量把我所知道的告訴她，等待她指正。

「是的，密斯林的話不錯，從今天起，我要追求世界上的美和愛了。」我自己知道自己像在手裏一樣清楚，我被她感動了。我微笑着，幸運啊！微笑幾年沒有上我的臉面了。這次，又是在這種環境下，真正有意義極了。女人，尤其是未出嫁的，每一個都是聰慧敏巧的，我小心地給她一個暗示，這不啻說：「密斯林，從今天起，我要愛你了。」我靜靜地等她的反響，我的心跳得很快。

昏黃
「是的，每一個青年都該這樣。」她笑着，輕捷地從腰間紐扣上解下一塊彩色小手巾，輕輕地擦她的紅嘴唇：「尤其有文學修養的青年最容易領會。可惜我不大懂文學，我雖然

很喜歡文學。」

「密斯林，休客氣，我們大家研究研究。」我懷疑這種話並不是我說的，我從未說過這種話，也從未遇到應該對他說這種話的人。然而事實上，我確說了話，給我面前一個漂亮的同嗜好的女子聽了，我希望我們的談話更加滿意。

「我希望盛先生常常指教指教。」她說話的態度坦白得像一個女孩子。聲調非常懇切，假使沒有別人的話，我一定要抱過來給她一陣熱吻，我實在耐不住了。

「不敢，不敢。」我謙遜說：「我是住在東門仁德巷八號，密斯林，府上在——」

「西門外大街稍後面廣場上那邊，你也認得罷？第三家，黑牆門的就是，有便請來走走，我非常歡迎。」

我閉着眼睛正在默算密斯林家裏應當在什麼地位的時候，討厭的老陳來喊入席了，早不喊，遲不喊，這個時候來喊，

真正掃興極了，然而飲水思源，還虧了老陳呢。否則，我們互不相識，怎能夠得到如此的友誼呢？於是我們兩個人同時立起來，誰也不肯搶先走，便並排着走去入席。老陳跟在後面笑：

席間我們不能再談話了，因為中間隔開很遠的距離。我們只能用眼睛來傳遞我們的情意。我看她的時候多，她幾乎不看我，每當眼光剛想接觸的時候，她忽然看到別處去了。我可以原諒她，我也了解她的心意，她現在正非常地愛我哩！看我而又忽然不看，這種情深的表示。而且，她要瞞住衆人，給大家知道了，豈不又要胡鬧的嗎？這夥傢伙有誰是好人，大概我在这席間的態度很不像樣子，同伴中很有幾個非常詫異說我的行動全變更，完全不是以前的我了。他們那裏知道我現在和林美紅相愛着呢？一個人是要進步的，難道我盛文基永遠只配做呆子？

臨別的時候她沒有來送，這是極可佩服的。從這一點，就

可以推測到她的涵養和聰慧的程度了。平常的女子，總喜歡放在表面，送情人是多麼風韻的事情，然而她却並不送，但我知道她的心的確是來送我的。這不送的送，使我更加高興而慶幸，「有文學修養的青年最容易領會，」我明白她的心事。

「老盛，新的生活開始的時候就是思想更變的時期，思想更變了，生活也革新了。你也許會改變你的思想吧？也許！」老陳吞吞吐吐地說，說話時帶着譏笑的意味。

「我要改變思想了。」跨出門檻，舉步回家中去。

想到這裏，又像夢裏蘇醒過來。他蒼白的面孔現在變得紅潤了，面頰常常牽動，他在默笑着呢。看見窗外的圓月，心裏更加輕舒，有生以來，所有的不快，抑鬱，消極的心理，定全消滅無餘了。他看了一看香煙，笑笑，還沒有吸第二口，燒的只剩半段了。他猛吸了幾口，噴出一大團白煙，便把煙蒂丟在樓板上，一腳踏熄，歪轉身體，便倒到沙發上去，沙發吱的一聲，把他顛

了幾顆，慢慢地才平靜下來，他兩手向後圍過去，做了枕，挺出胸，表示他並不感到冷的侵蝕，眼珠向頂門上滾，他又想了開去。

「第一要確信無疑的，就是永遠不准懷疑她，甚至帶有懷疑她的趨勢的思想。她是好人，假使天下有有情女子的話，我敢確定她是第一個，這全可從她同我的談話來證明，決不是感情作用。問問自己看，盛文基，你的稱贊林美紅小姐是否由於感情作用？不是，不是，絕對不是，中間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情作用，這是完全由理智來決定的。我在這裏想念她，她也必在家裏想念我呢。這時候也許她正在看書，看我的文章，也許她正在寫信，預備寄給我，討論文學方面或其他的長信，也許她竟會坦白地在信上表示愛我。在這種女子，這種事情是可能的，決不是妄想，也許她是已經知道我的住址的了。她會不會來訪問我呢？她是不會來的，她沒有來的必要呀！然而平

常女子是如此的，她是一個非常的女子，非常的女子必定有不平常的行動，萬一她竟出我意料之外竟來訪我呢？那末我穿了這種短衣可以接見嗎？真要笑死人了，第一次情人來拜訪可以穿短衣接見的？她的不來送我，也許還有其他更緊要的意義呢！我現在才明白過來了。她必定從後門或是什麼地方先出去了，她躲在我歸途的樹林裏，房屋邊的竹園裏，仔細偵察我的行動，看我這個人是否有足夠的資格來做她的朋友，女人的心都是很細的，她們最喜歡試探男人愛她的程度，她們喜歡活潑強健的男性，對於憂鬱沈靜的男子是不大歡迎的，因為這不足鼓動她們的興趣啊！可惜我路上回來的時候爲什麼不唱幾隻歌呢？電影裏的軟性歌曲我也會哼幾隻的啊！裝出孔夫子的行徑，能軋得到女朋友嗎？軋不到，興味便索然了。我不是見了林美紅才知道活的價值的嗎？而林美紅小姐又不能同平凡的俗女人比較。我想，也許她還不至僅

僅躲在一處，也許竟遠遠地跟在我的背後，預備到我房間旁邊來研究關於我的一切的哩！現在，她必定立在門外呢，剛才樓梯上有什麼響？那還有什麼呢？一定是她，她必定在鑰匙孔裏窺探着我呢！室裏這種佈置，多丟臉，坐起來，請她進來談談，躲在門外做什麼呢，怪涼的天氣！……」

沒有想完就站了起來，只兩步跨到門口，一手旋開門，一面道：

「外面怪冷的，進來談談罷，密斯林……」

外面是空虛而茫然，他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擦擦眼皮，細細地看，還是沒有什麼，探出頭去，只見走廊裏昏暗的路燈，便飛步奔到樓梯，跨下兩級，俯着身體望下去，也沒有踪跡，頭裏昏沈沈的，拖着重脚步只得走回房裏來。

匆！推上門，心裏非常懊惱。到牀上去拖下長衫，往身上一披，來不及扣鈕扣，思潮一層層湧上心頭來。他始終認爲林美

紅的來此地是極有可能性的，關上門，假使她走到門外，女孩兒家怕羞，不敢推門進來，便返身跑了，這可怎麼辦呢？唯一辦法只有開直門，等她來的時候，總有脚步聲聽見，響奔出去，只要喊出「密斯林」，她就不能再走了。只有開門，只有開門，寧可受一點冷，於是他拉開門兩手用力隨着門軸向後邊推過去，推到不能再進一分才停止。

「她不來訪，我明日我去訪她。」他說出了聲音。走過去，坐在床沿上想：「情場如戰場，一切是變幻莫測的，且休得意，實事求是，一步一步去履行。明天，我決定在明天，太性急罷？欲速不達，反而會弄巧成拙的，且緩幾天再說罷！我不能決定，我決定，在明天去訪她，我不見她倒也罷了，我認識了她，怎能叫我忘掉她呢？她是我的聖人，她是我的愛人，我願意常同她討論。不過，這付裝束是不對的，明天不能再穿這件長衫，就換一身比較可以的衣服罷！皮鞋，應該擦亮，這是禮貌，一個青年

出門應該如此的呀！我的腦筋很清醒，決不是着了魔的緣故，頭髮這副樣子，委實難看極了。還像青年嗎？怪不得意志消沈，思想錯誤了。我在無意中造成了不適宜的環境，環境再要挾住我，使我更陷於錯誤和不幸。危險啊！危險！我現總算安然脫險了。這是無庸隱諱的，全是林芙紅小姐的賜予。明日去訪她，將要怎樣同她談呢？只談文學不及其他嗎？要不要用幾句話試探試探她呢？她聰明着呢！這一個小玩意會不曉得，然而大家明明知道了，却誰也跳不過，跑不掉，因為我們雖然一見傾心，但也不宜過份顯露，女性是可愛的！我與林小姐的認識是奇遇。我將永遠確信不忘直到我生命完結，我現在對於我熱愛的林小姐只有佩服，羨慕，感激，熱愛，我敢下斷語她一定也同樣程度的愛我，或者她會更熱烈地愛我，否則她怎的久仰我名字呢？那就是笨伯也可以推想而知了。然而，我總不能冒昧地對她說：『妹妹我愛你！』即使她很希望我如此說，我只

能用美妙的姿態，動人的言詞，有趣的題材，來引起她的興趣，我說話的時候要充份留意自己的態度，聲調，手勢，我要像演戲一樣的留意，分毫的疏忽會帶給我很大的不幸的。我可以想像在那個時候，林小姐必定能非常高興，譬如說：就算兩個人都坐在沙發裏罷！他暫時停住了思想，向沙發上瞟過去，嘴角掛起了微笑。「坐在牀上總不雅觀，一定在沙發裏罷！那時節，她一定會高興得大笑起來，也着眼，半倚在沙發上，伸出豐腴的玉臂，微微地擺動。那是一定不可能的！她的臂決不會伸到我的肩胛上來，然而，萬一可能呢？那也未見得絕對不能，我們心心相印，面對着面笑起來，同時手臂伸出來，擁抱住，吻，我第一次嚐到女性的溫柔，那一定是回味無窮的。」

好像他真的已經同他新認識的女友林芙紅小姐在接吻了，他本能地伸出了臂，在虛空中擁抱着，眼珠呆着不動，也不看什麼，頭微微湊過來，乾紅的嘴唇蠕動着，突然，他撒開手，

眼珠轉了一轉，自己笑了起來。他撫摩着自己的嘴唇，自己責備自己道：

「只愛亂想，對於實際有什麼益處？世界上只會亂想的人是最沒有用的人。」

「拿破崙不是說過嗎？做一件事是可以分三部的：第一，是夢想，第二，是計劃，第三，才是實現。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是最會狂想，最願狂想的，只有平凡的人的思想永遠平凡。」一個思想起來反駁。他有些焦躁，搖搖頭，皺皺眉：「我對於追求林美紅是有計劃的。現在的思想何嘗是夢想呢？即使一部份是夢想，一部份還是計劃，三部曲中兩部完成了，實現，是有把握的。我和她不妨先成朋友，三年，太長，太長，一年罷！我們的心志都適合，互相感到滿意，互相認為我們再不結合，對於我們的未來有罪的。於是，我們就結合了。我們合擬了一個廣告刊登在報上的時候，老陳準會奔來打趣：『老盛，恭喜！恭喜！』老

朋友了，何必客氣？結婚三天，就要度蜜月去，那裏去呢？假使在春夏，可以到山頂或海濱，鄉下樹蔭下坐坐，也必定不壞。我們這一對年青夫婦，相親相愛，不知要引起多少閒人的羨慕和妬忌呢！以後，我們能有一個好孩子，叫我爸爸，叫她媽媽，哈哈！多樂意！我要把筆調完全改變過來，那種咀咒的文字真不足道，只有未曾深切了解生的意義的人才寫。我是過來人了，我曉得當中的錯誤，我可以指出每一句每一個字都不合理，都是不值一笑的胡說。從以後起，我要歌頌現在的世界了，凡是咀咒的人都因為沒有知道世間有美與愛，我以身作則自己嘗試過了，我要指出找尋美和愛的路，使世間永沒有悲觀，咀咒的人，這必定能夠得到成功。不過，不可磨滅的，這功勞應該大半是林小姐的，這時候，還叫她林小姐嗎？發昏了！其實，即使說這功勞全是她的，也不錯！」

顯然的，他高興極了。他只是想着，不知道夜漸漸深，他不

注意那圓月亮已走過窗子向西天躲了。他手足飛舞着，高興的情緒決不能形容，他身心舒暢，遶到極點了。他擺動着身體，像飛一樣，他想像着他同林小姐兩個人坐着飛機在遙遠的空間中兜圈子，永遠不停到地面上來。床給他跳得軋軋地響。

當他想到了昨天以前的言行，就羞得面紅耳赤了。他沒有遇到林小姐以前的年紀全是浪費的，不過退一步想，也許造物有意給他這種死寂的環境用來襯托以後快樂的生活？不知還是造物看不過他這種人才過孤單的生活，特地派林芙紅小姐來指引他出迷津的？

「林芙紅！林芙紅！」他不敢高聲唸，恐怕給誰竊聽了去似的。「這不是仙子的名字？世界上據說沒有仙子的，現在，我希望有，真有的話，林芙紅一定是仙子下凡了。我愛的美紅！」以前他也遇見過女人，女人也看見過他，然而沒有關係，

她們永沒有夢想他是如此情深，他也永遠沒有想到天下的女子是如此可愛的。今日，他認識了，林芙紅了。他明白了世界上所以要有女人的緣故了。

他站起來，拖開抽屜，找出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的面孔，笑了，忽然，他皺了一皺眉，面孔有了痛苦躊躇的表示，他抓抓頭髮，有難解決的問題了。

「真和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美愛和惡也是相對的，幸福和痛苦也是如此。」他默默地想：「其實，世界上有沒有人，我有沒有物質呢？也許全世界的人們同時在做着一個長久的夢，有快樂，有痛苦，到死的時候才是醒覺，也許世界上根本沒有人物，甚至根本沒有世界，不過我一個人在做夢的時候，在夢裏生出這種形象而已，什麼是現實？至多也是夢中的現實而已！所以，世界上必沒有真假，美惡，幸福，痛苦，等等抽象的名字。即使在夢中的現實裏，即使具有這些名詞，所表示的

看不見的東西，其中恐怕也難免沒有錯誤，這都是人類穿鑿附會加上，假使根本顛倒了，假使起初把假的意義叫做真，美的意義叫做惡，幸福的意義叫做痛苦，那末一切都相反了。啊呀！林美紅小姐就變成了醜惡的女子，林美紅將帶給我不幸。混蛋！這是什麼意思？又想到牛角尖裏去了！可見我的舊思想還沒有消除，那末，我距真正的幸福的途徑還遠，林美紅是沒有別的話說。我只有信任她，佩服她，我要把我以前的思想完全忘記，我要跟從她的意見。

我決定從今天起把過去的一切思想言行完全忘掉！

「偉大的女性啊！」他拍拍手掌喊了出來：「你能夠使我革除有生以來永遠認為正確的信念，服從你的意見。」

月亮更加偏西，時間不早了。四圍是寂靜，沒有特別的聲音，他開始感到有些茫然。林美紅這時候不來，一定不會來了。明日是生活史上重要的一日，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完成。

他的睡眠不足，精神衰墮，還能幹事嗎？好，在夢裏再會。

他預備去推門，心裏總有些牽掛，輕輕走到樓梯邊，仍舊是老樣子，他希望林美紅這個時候躲在壁角裏，然而沒有，嗎地走回房，謹慎地推上了門，深深透了一口氣。

他慢步走到窗口，像教士一樣虔誠，低聲地緩和地祝禱着：

「林小姐，願你晚安！」

一睜醒來，天還沒有亮。盛文基急的了不得，心裏有沸水在滾，眼睛一張開，思想就和希望一同來了。看看錶，五點鐘還缺三分，有了心事，無論如何睡不着，不好起來整理整理嗎？裝束也要修飾一下，他就一打挺坐了起來，像一條魚從水裏跳起來。

扭亮電燈，房裏一切仍是老樣子，而盛文基却不是昨夜

的樣子了。誠然他的高興，想像，仍舊強烈地闖到他的心上來，不過他的行動顯然很亂，做了這樣不好，拿了那樣又覺得不舒服，究竟要怎樣才好呢？他自己也不曉得，他的心跳得慌，腦漲得有些痛。

他自己非常明白這種特殊的現象是由於太興奮的緣故。他命令自己的心停止跳躍，然而心跳得更厲害，他竭力制止思想的混入腦筋，而他制止思想的思想就戳痛了他的腦府。他咳嗽一聲，在枕頭邊找到香烟，先弄直了，吸着，拖了拖鞋，擁着被望沙發內就坐，吸了幾口烟，慢慢的有些定了。

他在背誦他今天預備告訴林芙紅小姐的話，他像在演說，手做出姿勢，放出笑容，每當一個動作不合意的時候，便痛罵着自己，時間過去了，再重新演習。他想：「我這付樣子是不能去望她的！林芙紅不必說，她了解我很深，必不會詫怪的，不過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姊妹，看見我這種服裝，不要譏笑我嗎？」

我非但要得到林芙紅的愛，而且也不願遭到她家庭的反對，所以，第一應該整理服裝！第一應該整理服裝！他擲去了烟蒂。

穿好衣裳，舉起被向牀上一丟，便又手足無措了。事情非常多，先幹那一件好呢？頭髮太亂，太長，眼珠向額角邊抬，就可以看見披在前額的雜亂的頭髮，根本辦法必須上理髮店，不過，誰有能耐等幾個鐘點呢？早些到她身邊，不是早快意一些嗎？而且得換件袍子，皮鞋必須擦亮，襪子也要換一雙，今天必得好好措一個面，走的時候，不宜吸香烟，手巾，尤其不能忘掉，今天是要去見互相欽敬心心相印美德兼備的林芙紅小姐呀！

遙遠的地方有隻啞鷄在啼，天色已在不注意中明亮出來了。

他在抽屜內找出一堆自己的名片，看了一看，放在書堆

下，預備等會兒帶着走。他現在正忙着呢，找到鞋油，先擦皮鞋，幾個月沒有擦，鞋皮像有嘴，油塗上去，就吃去了，不肯亮出來，不亮再擦，終於有些照得出人形來了。放下鞋子，換襪，心裏愈慌，工作愈慢，襪皺在腳凹內，總不肯上來，不管怎樣，穿襪不順手，不足以阻當他興奮的心，反而使他更性急了。他拚命一拉，雖然有皺，總算穿上了，踏上市鞋，翻箱子，尋出了一件派立斯面的夾袍子，放在牀上，便蹲下去，從牀底拖出一隻白面盆，身體微向右歪，右手伸進桌底，提出一隻水瓶用一用勁，面孔一紅，立起身來，把面盆放在椅子上，傾下水去，牆壁上拖下面布，浸濕了，滿頭亂揩起來，頭髮上滴下了水珠。

揩面梳頭以後，換上夾袍，照照鏡子，盛文基真像脫胎換骨的舒適。在鏡子裏的是一個精神煥發服裝整潔的時代青年，以前從未見過的，他微笑着，放下了鏡子，向窗外望出去，天色已經很亮，街上也有了人聲了。

「在房內等不出賣來，還是出去。」他下個決心。

旋轉着身子把房內的器具什物看個飽，他並不要再拿什麼東西，說走就走，鎖上門，走下樓梯，穿出門，眼前一亮，看錶，時間是六點四十三分，到西門七點多鐘，恰好！

「黃包車，西門大街。」

車夫走路像螞蟻，總不肯快走，盛文基不住蹬着脚踏板，他心裏有要緊事，實在看不慣，車夫這樣遲緩的速度，在盛文基的眼光裏，車夫至少要三分鐘才跨一步，給他慢慢地拖到西門大街，預備在人家吃午飯嗎？

「快！」

西門大街到了，盛文基跳下了車子，付了車錢，勒起袖管，錶上正指着七點鐘。

現在他的心有些亂了。就在即刻，他有一次重要的會晤要來了，這是多末可以慶幸的啊？他看着街上每一個人的動

作，聽着每一個人的聲音，一切的一切，在他感覺都是愚魯和無聊，街上整萬的人，有誰有福知道盛文基在即刻就要和他心愛的人林芙紅小姐會面呢？——這一對心心相印的青年！

他不要想什麼的時候，肚裏好像正在想什麼，當他一本正經要想清清楚楚地想什麼的時候，他有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想。

他謹慎地保護着他的袍子，小心地在人堆裏穿進穿出，靜默而高傲地，他穿到了後街，在左面那一邊有一塊廣場。

像電一樣快，他的目光接觸着一家黑牆門的人家，數一二三，正是第三家，天啊！安琪兒住在黑牆門裏呢！

他說不出自己有什麼感覺，他又是驚又是喜，甚至他興奮得出了一身冷汗，摸着脈膊，脈膊拚命地跳，幾乎在兩跳的中間感覺不到有霎那的時間，額角上有些熱，他的頭有些發昏。

他的眼睛看透了黑牆門，他看見美麗的林芙紅小姐，正在祈禱，希望他今日去望她，他看得如此接近，如此清楚，他甚至可以數清林小姐有幾根眼睫毛。

他眼望着天，偷偷地走近了黑牆門。他像患了什麼病一樣，行動非常呆木，他慢慢地伸出右手，輕輕推門，忽然他回復了原狀，他仍舊非常清醒，原來門還閉着呢。無疑的，盛文基的思想已矛盾了。現在，他知道和林芙紅小姐的會面是有把握的，他願意在可能範圍裏遷延一些時候，一方面他要籌劃他將要對她說的話，一方面他要領略在見面以前自己矛盾思想中所包含的興趣。

他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牆門，走了幾步，回頭望一望，門仍舊關着。他回過頭去，低着頭，思想着什麼，自然而然右轉彎，在小弄堂內再穿到街上來。

街上的一切對他都不感興趣，但他却故意地在不必要

走的地方去亂走，一刻兒在路中，一刻兒在店裏，他的目的在等待林府自動的開門，立在人家門口等開門，這還像訪客嗎？然而作怪，時間總不容易清磨過去。

等到他再不能忍耐的時候，便折入另一條小弄。在小弄裏，他特別走的慢，他要細細地欣賞因為牆壁的後退而使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擴大開來，他不忍並且不願像俗人一樣，沒有意思，他要使一條光彩都含有詩意，他慢慢地從弄口走出來的時候，他又懊悔自己的鹵莽，因為他一眼見那兩扇黑牆門已開了。

他謹慎地走到門口去，脚步是如此的輕妙，只像在給小草撫摩，他心裏想：「這是她的門前呀！可以大步嗎？大步是俗子的行動，我爲了她，我不能不小心地走路。」

牆門裏蹲着一個老婆子，她正在拾着什麼呢。盛文基走近了，他竭力地裝出笑來，這個時候老婆子也抬起頭來看見

了。

「林芙紅小姐是住在此地嗎？對不住。」盛文基手插入衣袋裏去。

「我們是姓林。」老婆子呆着回答。

「啊呀！」盛文基叫了起來，他發覺了忘記帶自己的名片。不過，只是一霎那的焦急而已，隨即他安慰他自己：「沒有名片有什麼關係？難道她會不曉得我的名字嗎？」

「我姓盛，叫做文基的，我來望林芙紅小姐。」盛文基響亮地說着自己的名字，他覺得他的名字非常幽雅，人家聽見了就像六月裏飽喝了冰水一樣地舒暢。

「姓張？望芙小姐……」

「姓盛，叫文基。」

「……美小姐就是二小姐，你姓盛？喚你等一等。」

老婆子穿過天井，跨上石階，一刻兒轉過屏風到堂後去

了。

盛文基心裏有些麻痒，他想像着他所願意思像的事情，他覺得天井內的每一塊磚，每一棵草，也各含蓄着重大的意義。每樣東西好像在笑，他快樂地，在天井內走來走去，無意地他走到右角的花台旁邊，有美妙的聲音在談話呢，聲音低得像游絲，他抬頭望望，大概是裏面樓房內傳出來的。聽！

「這個人你到底認得不認得？」一個麤生的聲音，說得極輕。

「我的……沒有姓盛的。」那是林芙紅的輕脆的聲音呀！

「什麼叫文雞武雞呢！」老太婆的聲音粗糙而大。

盛文基的心跌落在冰缸裏，在他的面前是一陣黑霧，他的頭發暈，幾乎要跌下地去了，他竭力地支持着自己，拉長耳朵，聽下去，他流了淚，他不承認他的耳朵聽見的是這種話，他

要仔細地聽，他希望聽出一個好結果來。

「喔！我想起了！」林芙紅的聲音比較提高了些，又似乎在拍着桌子，「昨天朋友家……一個客人，他似乎姓盛……」

「一個沒用的傢伙，一個飯桶而已，還假充着文學家呢。」

「天啊！這明明是林芙紅的聲音。」

「你去回他我不在家裏！」

盛文基沒有聽清最後的話，他已不能再聽得最後的話了。他覺得胃腸在絞着，好像有幾千萬隻針在刺他的皮膚，有人拿刀在劈他的腦袋，他只覺腦子裏一大團烘烘的聲音而已，漸漸地筋肉痙攣起來，局部感覺麻木，心漸漸跳得慢了，他的面色漸漸由萎黃而變成灰白，到後來，就像一張白紙了。他

皺着眉頭，似乎還有些留戀的樣子，然而終於強不過，他的力漸漸失去，全身像糖一樣軟，他自然地垂下了眼皮，牙齒咬住嘴唇，手臂和腿的關節鬆開來，他已不能支持自己的重量，身體向後倒下去，倚在花台上，再微微傾側，終於半靠着身體，在

老太婆下樓以前，他早已安靜地躺着了。

秋天的太陽光和暖地晒在他的身上，同時也正照射着他那寂寞紊亂的房間。

新土耳其

天游譯

譯目 "A Guide to Modern Politics" 之一段著者爲 G.D.H. Cole and M.I. Cole

新土耳其

一九一八年以後，獨裁制度建立起來了，土耳其實行獨裁制度最完善，處理反對派也最殘酷，其實土耳其的獨裁，是一切大權集中於一人手中，以其崇高之威望與名譽，消滅一切有組織的反對派，並勵行理想之國策，效法蘇聯以改善全國人民生活方式。於此制後面，個人獨裁，有一龐大完善組織之政黨的支持，他是唯一允許存在的政黨，雖然給那些反對派更多的容忍，他們並不反對新政權的基本制度。形式上，獨裁制度是澈底民主的，根據範圍廣大的普選制度，一九三一

年且允許婦女參加選舉，一九三〇年（她們獲得地方選舉權）根據普選制選舉一院制的國會，擁有兩個不分的立法權與選舉總統權。掌握政權的凱末爾，是以民主政治爲基礎的國會選定的人。實際國會議員皆是屬於一個政黨——凱末爾一手創立的政黨，這些議員都從爲此黨選出，因國內並無敵黨存在也。土耳其近年來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可比於德意，略較蘇聯完善。

土耳其缺乏特殊優越與能力的人，以積極改善全國人

民生活，當其總救國家，乃完全掩沒了他的威望，大戰以後，土耳其不僅是戰敗的弱國，且又有消滅之虞，故都君士坦丁堡爲同盟國佔領，土耳其國王，已爲同盟國工具，土國領土爲同盟國所瓜分，名義上在土耳其統治下的領土已變成同盟國的勢力範圍，土耳其幸運的很，同盟國關於分配掠奪物，英法意三國間的衝突，意見未能一致，造成土耳其的利益，英國對於這一情勢的處置，積極反對，蓋英國主要以希臘爲工具侵略亞細亞。希臘侵略行動結果，激發起土耳其人的堅決的民族意識，土耳其國民軍總司令凱末爾把希臘逐出亞細亞，建立了新土耳其民族國家，同盟國被迫承認了土耳其的勝利。一九二〇年訂結塞佛爾條約（*Sèvres treaty*）以嚴刻的污辱的條約，加於土耳其，已經撕破了一九二三年訂結洛桑條約，在他的領土內，恢復了獨立，重新建立一個以民族統一爲基礎的國家。

新土耳其

首先須要瞭解的，新土耳其與舊土耳其絕對不同；新土耳其是一個主要的同種人民的民族國家，與希臘，保加利亞兩國大量交換極大部分的土耳其人民以後，雖然仍有若干少數民族問題，如小亞細亞的 *Armenians* 民族，同君士坦丁堡大部分混合民族，但包括異族並不多了。對此少數民族問題，如不加重視，則土耳其便是一主要的民族國家；誠然，此腐敗而複雜的土耳其帝國，任何時所以永不能存在者也。舊土耳其之一統，完全爲帝王之壓力與統治，社會內部是沒有意義的。牠所造成的一統，不是一個帝國，只是一向外擴張宗教運動之中心；與其說土耳其皇帝是哈里發（*Caliph*）不如說是穆罕默德教範圍內精神上的領袖，凱末爾統治下的新土耳其，一掃回教基礎，一九二二年推翻土皇，哈里發的存在時

間很短，一九二四年便被廢除了，凱末爾完全以現實態度，締造新土耳其，興辦現世實教育，以瑞士憲法為基礎，制定現世法典，代替舊宗教法典，一九〇八年的革命以後，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ey）西化土耳其失敗了，凱末爾完成此種偉業，蓋凱末爾於帝國時所失的領土內，能建立一民族主義的基礎。

大戰後，土耳其有兩個政府：其一為聯軍所控制，而且除在君士坦丁堡領土以外，不能行施蘇丹職權；其一為凱末爾領導的位於安哥拉的國民會議政府。一九一九年在安哥拉，凱末爾領導開第一次國民會議，但新土耳其之有效國基，以一九二〇年的安哥拉會議起始。在此優勢環境之下，凱末爾以勝利之戰抵抗希臘。蘇丹政權延長至一九二二年，聯軍保護撤退，蘇丹逃亡，安哥拉政府佔領君士坦丁堡，一九二〇年安哥拉國民會議宣佈為國家權力唯一源泉，並且宣稱

土耳其主權在民，但是一九二二年堅決的廢除蘇丹，使哈里發與政治分離，多數國會議員掌理其事務，並無政治權力，一九二四年也被廢除了，採取此種步驟之前，一九二三年土耳其正式宣布為共和國時，凱末爾被選為第一任總統。

關於新國家政府所擬採取之新體制，尙未決定，一九二一年安哥拉國民會議制定基本法，宣言國民會議為人民唯一的代表，每兩年選舉一次，國民會議選舉是間接選舉，採取多數成年男子的選舉團（College）的制度。一九二四年修正憲法，保留間接選舉，一院制國民會議名義上延長四年，以後直接選舉代替間接選舉，一九三一年選舉，國民黨推選候選人，仍然採取舊選舉制度。實際一黨制的國家的組織，以及新教育制度下的文化發展——知識分子的百分數已經很高——使間接選舉制度，不復採用。婦女在一九三〇年獲得地方選舉權，一九三一年獲得國家選舉權（National Vote）

10)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嚴厲的統治之下，分全國為六十個行省 (Nilayets) 省長由中央委派，政府最小的地方單位為縣 (Mahiyets) 集縣成區 (Karas) 管理區的官吏也由國家任命，省縣皆有議會，省議會在省長的諮詢機關。

一九二四年土耳其依然在從事肅清戰爭遺留下的無政府狀態中，凱末爾很有效的領導全國，由於手創的勝利的國民軍的崇高領袖地位，軍隊的忠心，他能澈底的信賴，他是國民會議的主席，同時又是一九二四年新憲法選舉的共和國總統。一九二三年組織國民黨，黨的綱領，首先說：「黨的目的，在使政府為民治民有，以期提高土耳其為現代國家狀態。」黨綱繼續宣言，政教完全分離，廢除所有特權階級，不分男女，權利一律平等，力謀共和國之改造，踏着現代國家路線，與由先進國家引出來科學的技術的基礎，所以國民黨於一九二三年明白宣佈全盤西化的計劃。這個計劃以後實行，

得着了效果。

一九二四年凱末爾獲得領袖的崇高榮譽時，敏捷的推行其現實化與發展的政策，此時，在政治領域內，他獨裁為期甚短，其建立絕對優勢地位之前，以促進統一大會 (CONEK itte of union and progress) 名義，以與造成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革命的殘酷的舊勢力鬥爭，他為青年官吏時，在薩龍尼加參加此種活動。革命後，統治土耳其的政治領袖們，因為巴爾幹戰爭與世界大戰兵連禍結已不為人民信任。他們向聯盟國屈膝，接受了塞佛爾條約，並且在聯盟國指揮的君士坦丁政府中活動，此種弱點，失掉了土耳其青年的擁護，不是所有的與凱末爾對立的領袖們都具有此種困難，多數有之，少數缺少此種困難又不能挺身反對凱末爾。這些反對派，反對凱末爾獨裁，要想土耳其成功一個議會制度的國家，具有對立的政黨，和其他西方議會制度的技術。凱末爾同志愛

斯麥 (Ismet) 總理免職，反對派進步黨的領袖范特拜 (Fehri Bey) 接任此職，有計劃的阻礙凱末爾的中央集權與統治國家的要求，於是凱末爾堅持其權力高於會議，進步黨人的自由政策造成克地席 (Kurdish) 之叛變，終爲凱末爾強橫的平服了，罷免范特拜之職，並且獲得通過維持秩序的法律，法院採取獨立制度，反對派皆迅速與以撲滅，很多國民黨內部的反對者，均加赦免，其他則被放逐，凱末爾與一九二三年建立的國民黨成爲此種情態的無爭議的主人了。

凱末爾的政權

凱末爾勝利後，由其獲所得的優勢，很謹慎的限制公開獨裁的方式。即現在亦無此形勢。凱末爾是共和國大總統，由國民會議投票選舉，四年選舉一次，連選得連任，總統無廣大

的憲治權力，他能把所不贊成的法律，送返國會，由於他之否決，國會可重新表決。他能委任總理，總理可選擇閣僚，但是內閣必須獲得國會擁護，總統無立法權力，無總理簽署與部長直接關係的簽字，他的行動不能生效。

但是凱末爾身爲總統，全國軍隊總司令兼國民黨總裁之職，這些任務，即爲權力之基礎，畢竟他的權力建立於個人力量與威約者多於此等職務，但決不會獲得一承受其權力的繼承者。一九二五年勝利後，凱末爾積極的推行變土耳其爲一前進民族國家的政權，以模效西歐完善安全的組織爲基礎。宗教法令已廢除，學校完全現實化，強迫初級教育已經開始，西歐字母代替了複雜土耳其文字，語言已經簡單化，教育上，社會上婦女完全得到解放，和男子享受平等的政治的社交的權力，結婚法都已現實化與西方化了。強迫服歐洲服裝，法院完全模仿西方。這些改革一般旁觀者希望能粉碎凱

末爾，所反對舊文化的與宗教的習慣的力量，實際由於鞏固的政府與國民黨散佈的力量幫助，實行已有驚人的成功，無疑間的有很多怨憤，但堅決撲滅了Kurdish的叛亂與進步黨以後是沒有公開反對的。

土耳其其外交政策

土耳其開明的經濟活力和國際政策，於其成功有很多幫忙，凱末爾領導土耳其鞏固其政府，表明沒有恢復已失領土的野心與願望。這一誠實態度已為大量人口的交換證實，希臘人大量的由小亞細亞遷徙，以與希臘領土內的土耳其人交換。繼續此政策與鄰國締結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二年加入國聯為最高峯，一九三四年的巴爾幹條約與希臘，羅馬，巨斯拉夫的親善所繼續，巴爾幹條約並不礙與保加利亞的友好關係。蘇聯首先承認土耳其共和國，同時一九二一年簽

訂一包括邊區居住條約，並且土耳其與蘇聯保持優良的友善關係，蘇聯的經濟計劃的發展影響了凱末爾的經濟政策，其實，一九三四年初土耳其已採用了五年計劃。

土耳其的經濟問題

土耳其在經濟上受戰後生產與貿易諸情態的強烈啓示，他的手工業，如供給世界市場，生產大規模的成品，由工業國家的大量生產，手工業慢慢受了排斥，脫離了主要依賴的農產出口，包括烟草。這些出口貨品的世界價格尖銳的下降，促成經濟極困難的情形，爲了增加農產量特別是糖與棉花的出產量，她的糖量已能自給，繼續努力改善棉花的質料，用大量英國機器建立棉花工業，於政府管理之下，以用農作機器與耕耘先進方法，訓練農民。

土耳其最大的一個問題，即爲改善人口最多集中於小

亞細亞的交通方法，舊土耳其有幾條鐵路，但是給與小亞細亞的影響是很少的。土耳其有一千四百萬人口在小亞細亞，在歐洲僅有一百萬，國都安哥拉代替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已成亞洲主要國家，凱末爾的經濟發展計劃，絕對依賴亞洲農民，以增加市場物品，如同交通很容易散佈新方法與觀念。於是土政府積極修築鐵路，雖其成功大部分經外國公司與工程師，使生活水準大降之資本負擔，鐵路之修築，並未與新外債以担保。

這一政策，產生重大效果，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二年之間，工業成品的價值由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土耳其幣制）增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鐵路由一千四百四十哩到一九二三年增加四千哩，因其愛國心之永恆，土之經濟，乃排脫以前外資之控制，土國境內之外人公司，現已被迫受土政府之管理，雇傭土耳其人，用土耳其語，土耳其的航運，

為保持國內船舶培植，沿岸貿易的航海法所培植，建立國家財政與國家經濟的精密制度，經濟即是政治，土耳其之政策，乃至於澈底的愛國主義，是防禦的，不是資本主義式的。

土耳其政治情形

凱末爾領導下的土耳其的發展，如果以土耳其一黨的方式，和蘇聯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以及德意的獨裁比較，首先我們觀察到的土耳其為僅有此新制度之國家，主要乃建立於愛國的思念上；蘇聯承認國籍性，但是建立在國際與階級觀念上，德意法西斯有許多國家主義因素，但握着政權甚為社會主義之仇敵，勝於軍國主義之產生的準繩。土國無社會主義運動的競爭，凱末爾之掌握政權，即為愛國主義之革命，反抗聯盟國之企圖瓜分與統治土耳其領土。土皇退位，因其已成聯盟國之傀儡。凱末爾已為土耳其命運公斷者，蓋其

擊退希臘，但使聯盟國放棄塞佛爾條約。凱末爾政權之基礎爲軍事力量，以國家威望而增加，陸軍絕對效忠他的命令，使他對企圖阻止其獨裁的政治敵人，加以殘酷之踐踏，其政策根本來於軍隊。邊界之嚴厲軍事統治，深印於至土國之外人。但現在，以集中其四遭的全國性具完善組織而有力量之政黨，增補其權力，並且建立獨裁政治，對政治影響或改造國家偉大之工作而實行之部分所僅有之路。摧毀反對派領袖之後，凱末爾把握了全國人民——包括多數婦女——他們熱心的爲一政治的文化的先進國家工作，採取歐洲組織和學術之有價值部分，以達其特殊目的，人皆稱頌十一年中，新制

度生活造成之進步，非常可驚，且具一與從前不能比較之良好政府。凱末爾以殘酷手段獲得成功，已深深的震動西方思想——至少震動了任何在德國所遭遇的任何事件。無疑的他和他的政黨用獨裁力量謀人民福利，或者其結果土耳其農民在文化上經濟上漸漸比從前更要好的多了。土耳其在凱末爾統治下，不再是「歐洲病夫」而是健全的了。生長很快的青春的遠東共和國的熱切的愛國心與蘇聯巴爾幹諸國保持友好條約關係，並且他的愛國心，並未威脅鄰國，無疑的，這些是一九一八年彷彿將要是最後崩潰了的國家的成就。